

新大陸

詩雙月刊二零二零年十月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2020

180



元 倪瓚《容膝齋圖》 台灣故宮博物院藏

作者：張莖、陳志澤、方壯靈、鄭建青、徐金秋、秋原、陳銘華、黑馬、夏子、非馬、古松、殷剛、王渝、蘇拉、陳華美、向明、銀髮、王妍丁、宋遯、陳韶華、水央、遠方、老哈、彭國全、沙克、魯鳴、謝勳、童童、林煥彰、王勇、嶺南人、冬夢、陳葆珍、秦風、達文、李國七、杜文輝、嚴力、北塔、林德功、楊河山、李立柏、施漢威、桑克、賀江波、李斐、伊沙、高潤清、叩求思、雷默、洛美、琉璃、馮晏、項美靜、夢楚原、張耳、岩子、依雯、馬永波、于中、路東、徐舒、覃賢茂、耘乙、吳雨倫、魏鵬展、葦勝源、力虹、趙佼、楊于軍、陳聯松、劉耀中



目錄

No.180

目錄 封面裡 ● 編輯筆記 封底裡

散文詩專頁

張 堃	貝魯特黃昏的蘑菇雲	3
陳志澤	南音二題	3
方壯霆	情人、單向的愛	3
鄭建青	笑話、記得	4
徐金秋	蠶	4
秋 原	無可辨識的世界	5
陳銘華	新冠狀洗腦法	6

詩創作

黑 馬	煤的往事	6
夏 子	獨立時代	6
非 馬	不是悼歌、牛郎織女	7
古 松	燈塔	7
殷 剛	真菌孢子	7
王 渝	花盆的叮囑	8
蘇 拉	蘋果序曲	8
陳華美	潮汐、孤獨	8
向 明	互害、穿越、上了水塔之後	9
銀 髮	我聽得人家說	9
王妍丁	尋找五瓣丁香、瘦竹	9
宋 遜	被略去的七行詩	10
陳韶華	我看見了大海 二首	10
水 央	新冠大瘟疫	10
遠 方	秋韻	11
老 哈	何去何從、惡夢一場	11
彭國全	醉、魂歸故土	11
沙 克	領行的河流	11
魯 鳴	雙重生活、可以不可以	12
謝 勳	馬德里皇宮	12
童 童	獨白	12
林煥彰	想她，今生今世 三首	13
王 勇	媽媽	13
嶺南人	與時間拔河	13
冬 夢	寧作浮塵	14
陳葆珍	紀念“九一一”19週年	14
秦 風	春雪與櫻花帖 二首	14
達 文	橙子謠 四首	15
李國七	失去的事物、驚蟄	15
杜文輝	鬥牛	15
嚴 力	送行、技術	16
北 塔	北京，這個冬天……	16

林德功	蟬之一、蟬之二	16
楊河山	盛夏的一天 二首	17
李立柏	膝下一公分的疼痛	17
施漢威	故事沒了結局	17
桑 克	我不僅孤獨而且寂寞	18
賀江波	玄	18
李 斐	安全島、公園正午	18
伊 沙	綿陽行	19
高潤清	斷裂的臍帶、小明	19
叩求思	死掉、鼻歌獸	19
雷 默	燈火、飽滿	20
洛 芙	雨虹 三首	20
琉 璃	露珠，確診	20
馮 晏	錯覺是你的偶遇	21
項美靜	時間，冷寂成冰	21
夢楚原	迷途的羊 三首	21
張 耳	六月裡流火	22
岩 子	我病了	22
依 雯	即時感觸	22
馬永波	細雪	23
于 中	防疫	23
路 東	幾匹馬	23
徐 舒	間隔一米五、美油清算日	23
覃賢茂	黃昏之詩	24
耘 乙	十四行：詩女	24
吳雨倫	亞利桑那	25
魏鵬展	紅綠燈破了 三首	25
黃勝源	詩評：永遠的悲愴四章	25
力 虹	悲愴四章之四：罪與罰	26

譯詩

岩 子	艾米莉·狄金森的詩	27
趙 佼	夢的衣裳，旋轉的天堂	27
蘇 拉	e. e. cummings 詩選譯①	28
楊于軍	時間的織物／桑格塔·古普塔	29

評介

黃勝源	力虹小傳	27
陳銘華	只有時間知道——序《詩療》	30
陳聯松	《詩療》後記	32
嚴 力	說說洪君植	33
劉耀中	蘇聯詩人沃茲涅先斯基	34

詩 訊

封底裡

顧問：

非 馬 (芝加哥)
 鄭愁予 (康 州)
 葉維廉 (加 州)
 張 錯 (洛杉磯)
 羅 青 (台 灣)
 (排名不分先後)

主編：

陳銘華

編輯委員：

陳銘華
 達 文
 遠 方

名譽編委：

李雄風 (洛杉磯)
 榮惠倫 (芝加哥)
 冬 夢 (香 港)
 劉耀中 (洛杉磯)
 施世雄 (三藩市)
 謝 勳 (三藩市)
 王克難 (爾 灣)
 余問耕 (越 南)
 李國七 (吉隆坡)
 王性初 (三藩市)
 吳懷楚 (丹 佛)
 陳聯松 (北 加)
 嶺南人 (曼 谷)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

公眾號編輯：

蘇 拉

■張莖

貝魯特黃昏的 蘑菇雲

——2020年8月4日下午6時，
貝魯特港大爆炸事故

傍晚時分，轟然幾聲驚爆，從電視機的螢光幕，炸開了一片地中海的天空。夾雜著灰暗恐懼色系，旋即凝聚了血褐色的一朵蕈狀雲，如猙獰巨獸般，盤踞在港灣的上空

隨著縷縷硝煙，隨著此起彼落的慘叫聲，隨著來回奔馳救護車的嘶啞呼嘯，隨著鏡頭掃過嶄新的廢墟，才醒覺這決非電影場景，也決非嘉年華會的煙火，更決非紀念原爆的記錄片。難道是殘忍沒有人性的惡作劇？否則，恐怖襲擊，怎麼無人出面承當，難道是假新聞？不然，怎麼新聞報告，一再重覆的禍首硝酸鞍，不見聖經記載，可蘭經也未明列？

無論真相大白，還是假相已經模糊難辨，傍晚浮懸在貝魯特天邊的蘑菇雲，終是黎巴嫩難忘的驚悚夢魘。現在，貝魯特東城的基督徒，和西區的穆斯林，都在一起追思禱告，不管死者去了哪一個天堂，在濃煙雲層之上，他們全都永生，回不來了

2020年8月5日 Tracy, CA

南音 二題

橫抱的琵琶

心貼著，橫抱。琴弦——長流不竭的江河，波浪跳蕩……

指尖的捻撥，將沒有盡頭的故事一字一字解說。雕刻著花。一步一步穩健行路。細碎的銀的響動。水遇石的叩問。

橫抱，以恆定的溫暖。

抱著最親愛的人兒。抱著自家的一丘梯田，一片果林。抱著離鄉背井、妻離子散的往昔，苦難中綻放的花朵、帶血的哭泣。抱著團團圓圓、絢麗芬芳的今朝，歲月裡代代相傳的親情與愛情。

奔流中有回旋，漣漪裡藏匿著火。一串串脆響飄遠，余韻猶在時光裡纏綿。

心貼著，心跳與奏鳴相融。

撥動著人生的日月星辰，不絕如縷的是生命的顫音……

洞簫直吹

洞簫聲，從嘴唇起程，就如村前那一道山岩間的瀑布直瀉，被時空拉長扯細了的輕柔。

洞簫聲，從夢境裡滴落，像是垂掛不住的淚，淅淅瀝瀝自夜深沉騰進迷迷蒙蒙的晨光，像一條虛線，從蕩漾的風之上，墜入沉靜的土地。

是月光的流淌，是陽光的瀰漫，是細雨的飄灑。是悲傷的飄散，是歡樂的積存。攜帶著稻菽、瓜果的香，有豆點的火，閃爍在暗夜……

吹奏者把持著手中一截沒有一絲彎曲的竹，把持著胸中竹的正直，用一個斜度，指著前面的質樸的土地——用發自丹田的氣息，敘說著生活的滋味。

我聽著，聽著，吹奏者和他手中的洞簫不見了，一座山巍巍然矗立在我面前，發出幽幽心音……

情人

夜深人靜的酒吧，是我的情人。當我木木然，默不作聲地坐在高跟椅上，她先以開瓶紅酒的蕩漾，一扭一扭地向我撒嬌。再以溫柔曖昧的燈光，投來銷魂奪魄的媚眼。而碰唇呷酒的一剎，如閃電擊心的熱吻，一口一吻，小口小吻，大口大吻……啊，多麼迷人的良辰美景

因新冠病毒而被世界拋棄的我，孤單的我，雖已略有醉意，但仍不願做酒吧的情人

2020年5月21日 酒吧獨斟

單向的愛

當我是毫不懂事的小娃娃，母愛是單向的。而母愛後面的起早摸黑，任勞任怨，一把屎一把尿地將我扯大成人的恩情和付出，我是不可能領會的。

當母親老了，尤其是風燭殘年百病纏身的時候，母子之愛又回到了單向的軸線，只是方向相反而已。現在輪到我嘔心瀝血，全力以赴地服侍母親了。今早照鏡子時，突然發現自己酷似我孩童時的母親；而她，像襁褓中吃奶的我一樣，也從不說謝謝。

2020年5月26日

■鄭建青

笑話

年已 86 的老朋友從阿拉巴馬打來電話分享一個真實的笑話。他的朋友在醫院做了眼手術。醫生怕麻醉留下後遺症影響思維。遂問，當今總統是誰？老太太脫口答道，An idiot。

秋近
病毒依舊
野火漫

記得

1991 年的一次小聚會，我和犟牛兩個學長掌勺。也許今非昔比，酒餘飯飽後，幾個年輕的留學生聊起他們在祖國的美好生活。他們放棄的好職位好待遇好工資，好這好那，興奮的臉蛋泛起兩朵高原紅。犟牛和我，兩個曾經教書十年的教師，夾起幾筷當年的知青歲月。我隨口說道，當年在地裡刨食，出一天工才八分錢，剛好買一包經濟牌香煙。一年的工分剛夠買一件藍滌卡上衣。除了犟牛，餘者皆以為是酒後胡言。我一笑置之。對於他們，知青只是一個歷史名詞，他們沒頓頓嚼過酸蘿蔔，也沒抽過經濟或者大公雞，更沒有插秧時螞蝗在腿上吸血驕陽在背上炕餅的經歷。

大學錄取信
鄉郵宰了五毛錢
才遞我手裡

■徐金秋

蠶

1.
萬物生長，賴於天意。
天在上，我在下。必須貼近地氣，匍匐而行，才為蠶。
類似龜的人生，一生背著自己，背著沉重的軀殼。
我背著天。天大於己。
有天即有國，有國即有民，有民即有愛，有了此，是蟲也不是蟲了。
心中有天，視野乃大。
可以有白雲，可以有雨露，可以有翅膀，即使不能飛。
足夠遠之遠。

2.
黑、褐、黃、白，和繼續白。一層層褪去蟲性軀殼。一次次蛻變，一次次超越，一次次打敗自己，一次次清零。終而復始，恆而不窮。不斷隱秘、尋找，謎一樣神秘，夢一樣迷離。
一旦夢醒，恍如隔世。飛出去，又飛回。輾轉反側。
最大的抉擇，最勇敢的堅持，莫過於留下。為了子孫萬代，為了千秋大業。
真理，從不會被表層外衣蒙蔽。只要內心保持絲質的，任何解釋都為多餘。
給點寂靜月色，給點安逸愁眠。
沿著一條光明路線，一絲不苟；如咬住一條真理，不吐不快。
面對一枚蠶的沉默，我們的聒噪，是羞愧的。

5.
以圓開始，以圓結束。
那一刻，破地天荒。卵擊石，風啄寒冰，光刺痛黑。
世界碎了，就得重整。
世事都在一個圓裡矛盾、糾纏、破裂、重組。
用盡一生。畫圓。
畫完自己，還要想著怎樣畫未來。
。突似一場夢醒。
那些黑，那些禁錮，那些錯過的，都不重要，關鍵是如何找到一條出口。趁秋風未至，趁山河青綠，趁餘生未泯。
世界紛繁複雜，未來空茫宏遠，不是一句話說得清，了結得了，那就繼續畫。畫到天荒地老，也可以畫至春情萌動。
一個圓，就是一個人的縮影，直指靈魂內核。一個圓，就是一個人的世界，千絲萬縷，總是情。
6
若於你有用，那就全拿去。儘管淘洗，打磨，尋找靈魂的銀光。儘管借代、引鑒、指示、隱喻。許多事物，可以工業或電子以代，唯我抱住舊時光，如同抱住祖母的大月亮，抱住內心僅存那份珍貴。
從匍匐，到展翅騰起。從空中，到再次跌入低處。烙下刻骨記憶，至今都無法讓塵埃落定。比如：
死去的愛情，總要有人喚醒。渙散的士氣，總要有人鼓起。喪失的意志、愛心，總要有人提及。

2020 年寄自湖北

無可辨識的世界 (大疫小輯)

A.

根據研究，人類感染新冠病毒 Covid19 的過程是這樣的：

當病毒經傳染進入人體，人的細胞不能辨識這種新的病毒，沒有即時發動免疫系統，而讓病毒以冠狀刺突的 S 蛋白（全稱為刺突糖蛋白）打開了把守細胞的關卡：ACE2（全稱為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潛入裡頭，進行綁架：病毒一面防堵細胞向防疫系統發出警訊，一面利用細胞的養份，以本身的基因 RNA 大量複製，繼續攻佔其他的細胞以至器官。

世界各國掌權的人應對新冠病毒的情形也不太一樣。有的先知先覺，發動前線醫療人員，全力以赴，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有的光明正大，實是求事。有的縱使力不從心，死亡累累，卻也獲得大眾的體諒。最最混蛋的倒是那些戴著皇冠，緊握權柄，恰恰像病毒一樣的人。他們一面使用各種手段綁架輿論，掩蓋疫情。一面大量複製謊言，歪曲事實，毒害真理，把權力與私利凌駕在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之上。結果導致數以百萬的人像可憐的細胞一樣被感染，數十萬的生命變成冤魂，數百萬的家庭瞬間破碎，人類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痛苦，瀕臨崩潰。事實證明：冠狀謊言愈少的國家，疫情控制得愈好。反之，謊言愈多，疫情愈慘不忍睹。

冠狀謊言比冠狀病毒更恐怖萬倍！科學與良知是最有效的疫苗，把混蛋的冠狀人擊敗！

B.

由於大疫天，我有一段時間沒有到超市去了。上週的一個夏日中午。我到了附近的超市買食物和日用品。在這裡，每個人都戴上口罩，有的更像我一樣加上臉罩和手套，令人覺得彷彿置身在一個大夥人都裝扮成醫療人員和病人的化裝舞會：一個跟日常生活很不一樣的世界！

當我走到蔬菜區的時候，無意間看到一對戴著口罩，一起購物的男女。我覺得女的十分眼熟，一雙漆黑晶亮的大眼睛，跟曾經和我在一起的一個女人的眼睛一模一樣。由於戴著口罩，加上室內的冷氣，我的呼吸把自己的視線弄的模模糊糊。我不能確定是不是她。我不由自主地向前走近一點。打個招呼吧，我想，就算我認不出她，她也許會認得我。結果女人只是不經意的看了我一下，沒有任何反應。我們就這樣擦肩而過。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不向女人問問看是不是她。因為是化裝舞會？因為是一段被玫瑰扎痛的過去讓我沒有向前問？當我付完賬走到超市外面，看到玻璃牆上自己的樣子：一個戴了一頂帽子的老人！臉上蓋著臉罩，口上蓋著口罩，上面是一雙模糊的眼鏡，雙手戴了手套……剎那間，我覺得自己簡直是一個走在冰天雪地中的愛斯基摩人，跟眼前的炎炎夏日完全是兩個世界！我幾乎認不出自己，更何況是二十年前曾經和我在一起的她。

C.

早上出門上班。天空竟然像日落後一片黯淡的橘紅色，和日常晴朗的

藍天白雲完全不一樣。而且空氣中還有一股焦味。我趕快走進車裡，一邊開動車子，一邊打開手機，結果查到是附近的山林發生野火，而且火勢很大。

在上班的路上，一直看到橘紅的天空，街道冷冷清清。一切看起來就像記憶中剛剛經過戰火的城鎮——跟平日車水馬龍，熙熙攘攘的景象截然不同。

下班時雖然只是午後，天空仍然是一片詭異的橘紅色。空氣中仍然有一股焦味，我更發覺車子的擋風玻璃上積了一層薄薄的灰塵。

新冠疫情嚴重，森林大火，空氣污濁，天色昏暗，我想是不是太陽也戴上口罩了！

D.

川建國，不。應該是川愛國。有一天戴了口罩，說他戴口罩是因為他非常愛國。沒有誰比他更愛國了。可這以後，卻一直看不到他戴口罩。而且，搖旗吶喊支持他的群眾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也不戴口罩。我真的不曉得不戴口罩的川愛國和他那些聽話的群眾究竟愛不愛國。

我很想告訴川愛國說：“今天全國已經有接近七百萬多萬人確診新冠，超過二十萬人喪生，居全球之冠，夠偉大了。你也不用愛國了。你只要愛護你自己，愛護跟你接觸的人就行。拜託你，請戴上口罩！這起碼比要隱瞞個人稅表或者馬上就有疫苗的那些勞什子簡單的多。

2020·加利福尼亞·大疫·大火

■陳銘華

新冠狀洗腦法

- 從機場歸家途中，市長、州長纔先後宣佈封市、封州。感恩黨和政府照顧
- 公司要求如常上班。出門有 1975 年西貢城破時的感覺。緊跟黨和政府走
- 餐館停業，在家 BBQ。相信黨和政府
- 趁雨稍歇遛狗。吃昨天的烤肉。仍然信賴黨和政府
- 重患星期一上班恐懼症。大總統一再強調中國病毒。未敢懷疑黨和政府
- 大總統上電視信誓旦旦不再使用中國病毒一詞。恢復對黨和政府的信心
- 喜聞參院通過防疫刺激經濟法案。對黨和政府英明決策堅決表示擁護
- 全國確診超越世界！我們又獨佔鰲頭了，親愛的黨和政府以及大總統先生
- 封城逾一週。外賣得點心若干、烤鴨一隻。始明黨和政府不逐戶分派口糧之苦心
- 完成這期詩刊〈編輯筆記〉，複查自批“不忘初心”。循例感恩黨和政府
- 天轉暖，疫情惡，街道冷清，甚恐。翻冰箱倒櫥櫃，獲去年藏雙黃蓮蓉乙塊，食之請黨和政府保祐

2020 年三月疫中筆記

◎散文詩專頁

■黑馬

煤的往事

撿煤屑的黑姑娘

撿煤屑的小姑娘
是個黑黑的姑娘，誰家的丫頭？
她從不把頭抬起來
她的專注，更像一幅鄉村版畫

一列火車遠去了
運煤的卡車，顛巍巍地駛過
道路泥濘的小村莊

一個撿煤的小姑娘
挎著小竹籃，在低處撿拾
那遺落的煤屑
風，把她的頭髮吹了起來

她的眼睛一亮
彷彿苦難的生活中，發現了曙光
煤屑，像天上的星星一樣耀眼
收攏在竹籃裡

春風吹著她
吹著一顆不甘窘困的心
在那坎坷泥濘的鄉間土路上
黑姑娘，黑姑娘，頭髮飄了起來

披著月光回家的礦工

煤炭，是可以用來傾聽的
春天的雨洗禮著煤礦
月光下的礦工
一塊煤裡飽含著酸甜苦辣的人生

那些煤炭工人，用火熱的骨頭愛著
這點黑絨默的煤炭
一座沉寂的煤礦
緣何吸引著漢子如此痴情的目光

■夏子

獨立時代

去！把月光還給黑夜
把白日還給晴空

把今天你的珠貝
還給一無所有的昨夜和明朝

把這堆被藤草掩沒的黃土
還給那年折進廊廡和教堂的風

把祈求的福祉
還給祖先的神明

把愛
還給心中唯一的愛法

把湧動於大海的波浪
斟滿胸臆

等江河從時間的上游走來
和我對飲，敬
我們各自的靈魂

聽吧，那些披著月光下班的礦工
把車鈴搖得叮鈴鈴響
彷彿只為喊醒沉睡的村莊
他們眉宇裡藏著的煤粒，多麼耀眼

像深情的星星
炙熱地愛著古老的村莊和大地
一塊抹黑回家的煤
教會了我們如何去疼愛活著的親人

2020 年寄自蘇州

■非馬

不是悼歌

——懷念故友吳開晉教授

他們告訴我
您已離開了這地球
到另一個世界
去開始一種永恆的生活
但我明明仍在心中
聽到您的笑聲
看到您的笑容
當我攤開您厚重的論文著作
彷彿仍看到您站在講台上
對萬千學子諄諄教誨

但即使您真的已不在這人間
我想也不必過份哀傷
為您寫悼歌
因為我記得一位教授寬慰的話

每個在世上度過豐實一生的人
都沒有什麼可遺憾的
你想貝多芬和莎士比亞
在臨終時會不快活嗎？

我依稀看到您
正含笑加入
這個行列

Not A Dirge

——in memory of Prof. Wu Kaijin

I was told
that you left this planet
to start in another world
an eternal life
But somehow in my heart
I can still hear your laughter
and see your smiling face
When I open the volumes of your work
I see you standing right there on a platform
speaking to an enthusiastic crowd of students

Even if you are gone
I feel there's not much point
in writing a mournful dirge

because I remember these comforting
words from a professor

*For one who has spent a fruitful life on
earth
there's no reason to pity when he leaves
this world
Do you think Beethoven and Shakespeare
would feel unhappy
at the end of their lives?*

I see you are now joining their ranks
with a smile

牛郎織女

當擁塞的街道及摩天大樓
佔據了曠野平原
汽車取代了奔馳的馬匹
我們去哪裡尋找牛郎

而當自動駕駛的汽車到處橫行
司機這名詞也會很快過時
取代它的
將是眼睛緊緊盯著手機
編造幻景的織女

The Cowboy and the Weaving Girl*

when crowded streets and skyscrapers
occupy all open fields
automobiles take the place of galloping
horses
where can one find a cowboy

and when cars are driven by autopilots
the driver will become obsolete
in his place
will be a weaving girl
with eyes staring at her cell phone
fabricating a virtual mirage

*A Chinese love story between the
Cowboy, a human, and the Weaving Girl,
a fairy. They fell in love with each other,
got married and had children, but were
later forced to separate and became two
stars across the Milky Way. They were
allowed to meet on the seventh day of the
seventh lunar month each year, when

■古松

燈塔

是誰在茫茫大海
那一片漆黑中燃點
如北斗般的閃爍
在波濤洶湧中撫慰
舟人海隅命運中的索解
哪怕是一根柴火
你都輕輕地和我橫渡
漆黑的徬徨和孤獨中
你是舟人最美的印記

Lighthouse

Who, in the endless watery sheet,
That stretch of pitch dark, ignites
Twinkling lights as if from the Big Dipper
To comfort, in the surging waves,
The seafarers in search of destiny in the
distant sea?
Though tiny as a match in the murkiness,
Gently you keep me company through all
my journey
Of fear and loneliness in utter darkness:

■殷剛

真菌孢子

在中國的南方
雨季前所未有的漫長
霉菌的生長和擴散空前絕後
潮濕的空氣頭尾相接
成了滔天的江河
許多微不足道的菌絲
觸碰在一起
朝著曠野蔓延
用細微而整齊的咀嚼
吃下它們遇見的所有物體

2020.7.24 日作 9.3 日修正上海

■王渝

花盆的叮囑

陽台上只有我和它
被我廢棄的小花盆

我正沉醉在遠天
金黃泛紅的晚霞

全然沒把他嘖嘖咕咕放在心上
以為他突然引發了詩情
吟哦著自己創作的句子

怎麼竟然帶了幾分冤屈
我不得不把注意投向他

隱隱然聽出
“我對香煙敏感
你那些討厭的朋友
嚴力李斐洪君植
把吸完的煙頭
丟得我滿身
弄得我噩夢連連
氣喘吁吁……”

我連忙清除去
他身上發臭的煙頭

他喘了一口大氣
叮囑我“不准他們再上陽台！”

2020/02/20 紐約

■蘇拉
醒來如一顆
閃亮的削好的蘋果
我旋轉
就漂來一片蔚藍
光的小魚一群群游過栗木扶手
毛衣穿入我

蘋果序曲

桌布上有麵包
瓷碗裡清水微晃
我滑入這溫暖的靜物
一圈又一圈直到
潰散成數瓣

迷眩抓我貼地飛行
速移影子裡升起玻璃的森林
鼓點在枝頭紛紛綻開
那如萬花筒變幻，伸展
到我新生翅膀下的
是海

它說：你是我白雲般的耳語
你是我鏡像的或許
我要你跳進我延長中的詩句

我犀利的女性直覺像光柱直落深海水
草魚蝦紛紛退散悠揚的薩克斯風中我
以慢鏡頭浮出水面——

一群顫抖的水鳥
夾緊翅膀抵住退後的波濤
遙遠礁石上
趴著一條海牛，她乾涸像隻蝌蚪
她說 她還不能……

濕潤淡淡的玫瑰紅
落日如成箱葡萄酒隨沉船墜入海中
地球轟隆隆向前滾動
意識閃電裡憂傷的牙齒咬進我
現在
雨絲就要飄落

2020年寄自紐約

■陳華美

潮 蝸居胸口的繩索，隨日月起伏
浪花的執著，堤岸最懂

汐 生活讓每一片葉子都不容易
發芽，開花或者結果

至於隨風顛沛流離
至於在深夜含著雨水不讓自己發出聲
那是經歷的一部份

浮浮沉沉，衝刷一次
就是與礁石較量一次
掀湧天空的一圈一圈巨吻
就是試圖和解的方式

不遠處
沙灘上的一枚紫貝殼
正倔強地唱著童謠
恍惚中，我又一次
看見了父親

海，一直沒有平靜。

孤 雪山，除了白還是白
幾滴雁鳴，是
天空的恩賜

獨 讀懂它，如同
走進一個人，需
耗費幾世的時光

一切都在注定與不確定之間

又有什麼意義？
塵世那麼多的唯一
掏出心扉的河水

用浩蕩與之銜接
銜接所有的
虛構與忍住的雨水

2020年6月30於新加坡

■向明

互害

不用誰一聲令下
疫症所帶來的頭痛和心悸
隨時便會同步迸發
人類進入
共同互害的一大家

看來真像是四海一家了！
不論歸自何方
只要是回家
一律禁足十四天
只為清除那隱者
雖僅只有幾奈米
禍害卻鋪天蓋地的偉大

此番抗疫
人類首次出現的大團結
從未有過的同仇敵愾
不禁要問
難道這就是大家追求的
所謂大同世界嗎？

穿越

燕子穿越過風雨的亂箭
才安全回到屋簷下的巢中
鳳凰花經不住花痴的慧眼
淘汰於顏色太過濃豔

一本苦心經營的詩集
遭名家高標的挑眼而敗陣
並非公平不公平的問題
全係本該有或沒有的運氣

2020/5/7

2010/8/4

■銀髮

我聽得人家說

他晚年已經移民到遙遠的西方
歸隱西方的名城
名城外的窮鄉僻壤

你這個東方不敗
武漢新冠病毒的武林高手
還是窮追不捨

放過他吧
他早就已經知道你是
厲害的了

否則他唯有再移民到近在咫尺
你真拿他沒辦法的
老年人的極樂世界了

2020-02-27 北卡

上了水塔以後

江河裡的水
打上了水塔以後
那平日群聚慣了擠在一起的水
便會特別顯得無助無聊
別說興風作浪
就是找機會傾瀉一番
也得看底下龍頭
有無用得著它的需要

所以水會特別懷念
下雨的日子
想想多自由呵！
雲遊天下以後
低壓形成之際
還會風馳電閃的
對普天下威武一番
誰能把我們怎麼樣？
就算是造成世紀性的洪患！

2020/8/2

■王妍丁

尋找五瓣丁香

每一次都像是和你
初相遇
帶著孩子般天真
尋找枝頭深處的
五瓣丁香

對“找到五瓣丁香就
找到幸福”的傳說，樂此不疲
每年都盼著四月到來，盼著丁香花海
直至聽到那個，淒美的故事

尋找，成為一種嘆息
儘管，人到中年
看見丁香花，還是忍不住
停下，仰望
此時，所有的尋找
都已無關幸福

瘦竹

沒有風花雪月，沒有萬里江山
也沒有梅蘭和菊妹妹，朝這廂
眺望，這一枝瘦竹，是無心走失的
孤兒，似一個人的命運
被命運改變

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瓶中，默然
擁清水半盞，檀香一寸
偶有茶客，在跳蕩的燭光裡
虔誠讀誦“心無掛礙，無掛礙
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
究竟涅槃”

竹本無心，便也無所掛礙
甚至連季節的輪轉，也了無掛礙
四季青翠，它只默然拔節
無論貧窮還是富有，無論得意還是
失意，都無關緊要
守住這一段一段的氣節
便是一生圓滿

■宋遯

被略去的七行詩

在詩人王家新那間“策蘭書房”的書架上，沒有發現我送他的那本詩集《1937》

在策蘭夫人吉賽爾的版畫和阿赫瑪托娃木刻肖像之間

我知道，我的那本書只屬於1937年的那一重宇宙

是在1937年還是更早的那個“火星之夏”。在開往黑海的

隨著白軍撤退的火車上。

女詩人從那本我帶來的《旁註之詩》上側過臉來問我
“這上面的題簽我猜是寫的你的名字。那麼多年後，你是否會隨他來到我的墓地。未來是寫給但丁的第七行詩。”

在開往“火星之夏”的最後一列撤退的火車上，我承認我們的潰敗。

儘管，我們的繆斯也跟上了我們

儘管她和阿赫瑪托娃海軍醫院的護士們一起擦洗著我滾燙的臉頰

那本從詩人的書房書架上抽出的詩集

“在57頁真有寫給妳的那首〈火星之夏〉。這首詩甚至早於2020年”

從未來的早晨我們討論一位詩人在1937年的書房

為我綁緊血壓監測帶的護士問我

“你說的那個故事，當你醒來的時候，是否真的是阿赫瑪托娃本人在為你讀那首〈旁註之詩〉，還是這一切都是你的幻覺。”

“我確實在認出你的時候，

才知道我們是最後撤出聖母教堂的那支軍隊。夜鶯和不知名的野鳥們，

用死亡的凝望在我們頭頂織出死亡的十字強光”

在詩人王家新的書房，我請他的攝影師妻子為我在吉賽爾的木刻畫前拍照

只是我該怎樣告訴她：

“妳知道詩人在那首詩裡略去的七行詩，

卻依舊能被那名為我測血壓的金髮碧眼的女護士讀出在她為我朗誦這些句子的時候，

我從七天七夜的昏迷中睜開了眼睛！”

2020年8月24日北京

■陳韶華

我看見了大海

在一萬米雷電的按鈕上

我看見了大海 謐靜而詭譎

平坦擄獲了萬里外的平坦

那戰國時收服的巨大平原

風暴隱匿於七雄爭霸之際

海平線外 交錯的巉岩

一面錄儲人間萬象的寶鏡

一隻金剛鸚鵡 對我微笑

我們同坐在遠眺東瀛的舷窗間

它中國的方言 與我故鄉一致

大海把它深藍發黑的地球

拋擲於我

把我一生 在蝴蝶翅膀上

扇動 忽明忽滅的夢境歸還我

我聽見遠古沉船的鐘聲

為每顆新炸彈的爆破而悲泣

在大海之上 我終於明白

大海比王冠更小

比王冠的壽命更長

又見桂花， 洞庭湖失去邊界

對著金字塔的潮汐打開

在彩虹的渡口拋撒碎銀

月暈權且是我的冠冕

且不要問我從哪來

我的故鄉有北宋開封府

南宋的風波亭

這個秋天，我已頒發十二道

免死金牌

■水央

新冠大瘟疫

工廠停了

學校閉了

博物館餐廳娛樂關了

實體店艱難

航班大減

球賽沒了

音樂會取消

香奈兒停產

美股空前幾次

大熔斷

付不起按揭的房子

在出售

大小城池空蕩蕩

……

人類世界的

多米諾骨牌

正在倒塌

2020年寄自桃花島

在秋風中慈悲，白露中行善
我的香，能浸透

一千零一夜的銷金窟

穿越蟋蟀——白銀的階梯

月亮只圓不缺 無影的後宮

一條緝毒犬走上了歧路

今晚，阿爾卑斯失去了頂峰

洞庭湖失去邊界

鏡子把誰款待

大海在你心底，掀起

故鄉的颶風

2020年寄自安徽

■遠方

秋韻

沈甸甸的
是這個季節的煩惱
有太多的回籠
堵在路口
堆放在門前
等待你的青睞

從感恩收穫
到投資放貸戰利品
再到承諾契約
甚至思念的撕心裂肺
要一一清點
登記造冊嗎

都放下吧
趕著要去探親的大雁
已經在集結
在整裝在道別
多情的秋風
等著送行

2020年聖彼得

■彭國全

醉

酒，醉了詩人
醉不了靈感
靈感從酒中釀造詩
詩也許陶然醉人

漁夫喝了酒未必醉
可船醉得左晃右晃
尾隨船後一道水多美啊
白花花的滾動陶醉成詩行

魂歸故土

星光閃閃
從心裡探下迢迢的懷念

流星雨逃離天上
皆因思渴難耐

縱然在天際殉身
也要魂歸故土
取回罹難者遺落在霓虹上的彩衣
花卉穿上，在綠叢中緬懷

2018年紐約

■沙克

領行的河流

引著一條河的基因行走
我的血液不僅在血管裡流
也為消融冰雪而流

開口喝恩賜的奶
校長祖父，用課本給後代輸血
醫生父親，把生命送給病人
我做工程師，做記者作家，做公民
思考，流汗，形而上，形而下
用大腦和手脚展開生活

為了撈取金錢功勞
一個城市沿河岸瘋狂擴展
把後幾代的土地和物產耗盡
打出不倫不類的漢字廣告
煮國漂香大酒店，親王愛人廣場
每天產生萬噸垃圾污染河流

我一直獨自行走，決不苟同
抗議後殖民主義，漢字篡改主義
靈魂演變主義，網絡遊戲主義
二十五歲前，我已把未來的東西留下
生命、自由、藝術和愛
讓一個貧瘠愚昧的地方慢慢享受

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
人性啊、和諧啊、普世啊
在假裝先進代表的嘴裡飄來蕩去
這是我少年時的文字內容
大小官員們不知道，青年和孩子不知道
我的文字基因來自預言的海洋
澄清一條河的進步過程

2020年寄自江蘇淮安

■老哈

何去何從

也許知道從何而來
可不敢說知道往何而去
大海裡
黑暗中
憑藉著感覺前行
天上隱約可見
有星辰導航
有人說地球是圓的
可又沒有誰能夠確認
人啊究竟需要什麼樣的信仰
才能到達彼岸

惡夢一場

身心疲憊
從惡夢中緩緩醒來
這世界我已經不再認識
自己過著自己不想過的日子
風吹過雲飄過
成日裡煩惱纏繞
模糊中是否還有某些責任
再難以體會生命的意義
可又沒有死去的勇氣
也沒有任何力氣
實實在在的行屍走肉

■魯鳴

雙重生活

你過著雙重生活
你想要告訴我，讓我把它寫成小說
不，我不想知道你的隱私
活到這把年紀，我不需要採風
想像和虛構足以把真實元素展現出來
況且，人人都過著雙重生活
只是有些人未意識到罷了
或者，意識到了卻無法說
這是人類本性，總是
用不同的思維定勢來看自己和世界

隔壁阿正認識你
昨晚他跑來八卦你
我當場就叫他離開我家
他為此很不高興
住在西部的阿明今早也給我微信
說起了你流水向北的故事
她剛說兩句，我就打住了她
談談你們德州兩次惡性槍殺吧
為什麼人們不去關注不去呼籲控槍
卻對與他們毫無關係的他人私事津津樂道
難道要等子彈穿過自己的腦門才能覺醒

這亦是雙重生活的一種

可以，不可以

可以
打開我們的身體
看看它的老去，肌肉萎縮鬆弛
就像欣賞一朵花盛開後
落地

不可以
在黑暗裡燈光熄滅後

■謝勳

馬德里皇宮

三千多間的
金碧輝煌
凝聚成一尊歷史迷宮

希臘神話
懸在高遠的天花板
西班牙帝國的神話
濃縮為兩三斤重的皇冠
流竄在眩目的
金黃色鑲邊

大鏡子彼此
無盡地反射
膨脹皇家榮耀
捨不得留白的
精雕細琢
而那七百座御用時鐘
忙著安排
日不落國
收銀機的作息

帝國的濃霧
散了
那把一尺長的權杖
躲在一個角落的
玻璃櫃裡
它落寞的影子
躺成一段不可一世的歐洲史

一定要我們拿出一盒火柴
這個時代，我們只有手機裡那一點
光亮
與你分享

可以，不可以？

■童童

獨白

她哭了
並不想因此改變什麼
在一段告白之後
午後的花園裡
有陽光下灰色的麻雀飛羽

兒子說：
“我不想給它糧食與夢想
我不想看到離別
即便不見它的時候
我也不想。”

其實我的孩子
你們的善意，乃眾生所相
猶如童童也唸經
渴望堅持素食

許多人喜愛她的表述
喜歡聽她談論她——有趣童年

童童是克制、冰冷
與自我疏離的童童
也是游離在異鄉的麻雀
刺蝟，與飛翔的天使

她寵愛她的孩子們
只是她的孩子們
至今還不懂
心在悲憫之處的愛

作為一位母親的童童
就想如此愛著她的孩子們

2020年寄自荷蘭

■林煥彰

想她，今生今世

想她，我應該想她
說她，說她是貓
我應該承認；承認她就是，
我的貓
夜裡想的，白天想的
都沒兩樣；誰要我想她，
風雨來了，想她
風雨不來了
我還是照樣，想她
年年的今日
年年的今生今世，
我在想她
為她，寫一首小詩……

2020.06.09/10:04

夏日午後

不錯，雷聲有大有小
聲聲入耳，
我聽到——

雷聲之後，不一定有雨
要看它，高不高興；

要是下雨，接下來
大珠小珠，落池塘
珠珠接住，
珠珠是寶，
圓圈漾開……

池塘是笑開了，誰說
下雨不好？

2020.07.04/19:54

昆陽便利商店等社巴回山區的家

■王勇

媽 媽

您是我呱呱墜地時染血的那條臍帶
您是我夜晚啼哭時輕輕晃動的那頂搖籃
您是我童年玩耍時召喚晚餐的那聲呼喊
您是我放學回家時陋巷裡的那盞孤燈
您是我患病難眠時額頭上的那包冰塊
您是我漂泊天涯時背包裡的那袋香囊
您是我痛苦落淚時深淵裡的那雙手

您是我炎夏避暑的那片霜雪您的白髮
您是我追逐夢想的那張強弓您的青筋
您是子孫們奔赴未來的那些牽掛您的皺紋
白髮裡
青筋裡
皺紋裡

都是您，都是您縮小再縮小的自己
您的名字，是我們常常遺忘的存在

今天，我要舉起那盞燈
點亮您的名字，點亮您全天的名字

2020年5月10日菲律賓

風雨要來

風要來，雨要來
要來就來……
逆來順受，我已習慣；

風雨要來，搞政治的
請別亂來！

人類不需要戰爭。

2020.08.03/20:27

■嶺南人

與時間拔河

——再寄王勇

時間如逝水
泡一壺工夫茶的功夫
流走了我的童年，我的青年、中年
流走了我的六十、七十
流走了我的八八
九十正在流來

李白走了，
留下“黃河之水天上來”
杜甫走了，留下“朱門酒肉臭”
東坡走了，留下“大江東去……”
聞一多走了，留下《死水》
徐志摩走了，留下《再別康橋》
艾青走了，

留下《大堰河，我的保姆》
余光中走了，留下《鄉愁》
洛夫走了，留下《漂木》
紀弦走了，留下《我的名字》

九十，正在向我流來
老天爺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
我留下什麼？
我，天涯漂泊的嶺南人
正在與時間拔河
與詩對壘，在走之前
揮棒，向永恆
擊出一枚旋轉球……

2020年9月1日於曼谷

■冬夢

寧作浮塵——懷詩人藍兮

本想在你忌辰的這天
好好寫首詩給你
讓沉澱已久的記憶輕輕揭開
卻意外看到你當年
我剛離開越南時
你發表在報刊
寫給我的詩的剪報
其中有句
你擷採那一塊暮色歸去補袖？
教我悵然教我久久無言
我一直深信
當年我的辭土棄根
是另一次的遷徙流放
你卻認為是越華詩壇的損失
歲月一再複製著歲月
我的確有點倦了
猛然驚覺
回眸處
大風已起大雨已至
跌坐而禪的日子
山與山海與海
仍然有一定遙遠的距離
簷角飛邊，綠瓦灰牆
木魚寂寂，一襲袈裟
可會敲出聽出輕重
我亦從未算量過
一雙瘦鞋
究竟踩響多少的回聲
既然可以沉重
可以傷感成詩
可以朝山面海
可以群觀可以獨賞
滿岸白了的蘆花
滿頭白了的鬢髮
跌跌撞撞

■陳葆珍

紀念九一一 19週年

可憐的朋友
這19年
你們也許走累了
當你們停下腳步俯視下界
會發現硝煙四起白骨遍野
成千上萬的人倒下了
可某些政客弄權催世亂
為爭一張選票不管咱的安危
咱只有求你們保佑

2020年9月9日於紐約

我無意看到
有一尾迷路的蛺蝶
連牠也不知道
自己該在那一個花季回去
我，還會堅持什麼留戀什麼
幾度春秋，雀鳥俱靜
紅荷白蕊，蜻蜓築夢
風過漣漪，蜉蝣自樂
悠然過渡的時間戛然而止
無懼藍天白雲遽然變色
宇宙無限，大千小千
不一樣的世界
不一樣的寬闊或狹窄
人間未必盡見淨土
是否可以共享歡樂大同
是否從此天涯之路望斷
歸來或離去再無所謂
我怔忡不語，冷眼所見
我，寧作浮塵
甘心半生快活逍遙

2020年9月寄自香港

■秦風

春雪與櫻花帖

“什麼都不是愛的對手，除了愛。”
武漢落雪了……第一場春雪
雪花，領著星星的隊伍
未知的宇宙，那暗物質淚的微光

雪，蒼天不顧一切的心
具有玻璃的屬性。易碎，請勿倒置
我把自己，拋進速度，拋向飛翔
更多地朝向那些背陽的植物

珞珈山的櫻花，只為飄落張開翅膀
那些花蕾，都抬頭向著永恆
春欲醒，不被融化，拒絕腐爛

雪，從空中落下，又消失在空中
只落在，那些雪的眼睛與心底
風，既是倖存者，又是葬花人

武漢之殤帖

“這是人們會說起的一年，
這是人們說起就沉默的一年。”
2019年的深冬。2020年的初春。
一部斷代史，由病毒肆意炮製

大地嚴重的內傷，從武漢破開
萬千河山，萬家燈火，洞穿的肺葉
無處閃躲，人類在自己的呼吸中避難
無論哪個方向，都有呼喊和搶救

都不是無辜者，都不是倖存者
都是受難者。無需邏輯判斷
面面相覷的人類，都是嫌疑者

窒息的沉默也會長成靈魂篩孔
在呼吸之中，打通更多的呼吸
正是這苦難，正照亮你的路

2020.02.14日初稿 28日改定

■ 達文

橙子謠 (之二)

雨後的陽光是意外的
雨後
虹的眼睛掛滿驚魂的視野

三重門
你把無常關在身後
你回不去那些盡情痛哭的瞬間
我們透過牆壁憐憫著你

神游記 (十)

我面前的路若隱若現
我想像不出山那邊樹蔭的形狀

當我開始疾跑風停了
你們細量著我呼吸的頻率

船歌 (一)

你的昨天是急速的旋轉
無窮的酒窩

如果更加恬靜
我會繼續心酸

家書

我曾經虛構滿紙的諾言
進入密室之前
把積累終生的疲憊
交換成一段旋律

我死過的場景外
如今再度暖和
黎明掃去最後一攤血漬

■ 李國七

失去的事物

母親逝世那一天
我終於明白並且開始接受
每一個瞬間我們都在失去
以流星隕石的浩蕩焚燃
以流水穿石的無聲磨損
每一種形式，絕對是在消失
一點一滴或者全部的自己
前些天遠方朋友沒有預知的葬禮
並非一次新冠突來的侵襲
而多年以前已經埋下伏筆
那個失去並非一個日期的事
就像我對你或者你對我的厭倦
並非一場大雪猝然而來
而是起源於溫度、氣壓
駕著北方南下的寒流
生活壓力與環境萬般誘惑
我們無法實時識別與拒絕
發生以後已經不是誰對誰錯的事了

驚蟄

一粒青檸的酸，醒在橙色早上
“我這樣形容，行不？”我問你
你的赤裸身體撿起我未完成的詩句
牆上落滿烏鴉色影子，驚蟄那一天
春天剛到，時暖時寒
拉下窗簾，尋找明亮時你嚇唬說：
“詩不是生活。詩走不進生活。”
那天天氣晴朗適合掙錢換取生活
你推開我走向生活
我看著光暈一路遊走
抵達走廊盡頭光芒散了
抗衡黯淡，我決定移栽一棵青檸樹
養在你買來的青花瓷
灌溉定量水分，植入定性養分
我們冷戰模式的備忘

■ 杜文輝

鬥牛

兩個親兄弟被推向火山口
身上寫滿文字、仇恨和蛇

親兄弟把親兄弟碰出火
碰出血
碰碎

但是
現在上場的這兩頭
才是真正的親兄弟
它們將頭挨在一起
鼻子親了親
開始並肩散步 談心
好像走散多年忽然相逢

青檸花開的那個晨早
我見不著你的拉桿箱
你把我的標籤剪掉
沿街叫賣自由自在的軀體
我幾乎看到漆黑烏鴉在販賣青春
可，青春不賣一樣消耗掉
我以抽象畫形容生活與我的詩
有人問我：“灰燼會復燃嗎？”
春天已到，窗外艷陽天
一群蝴蝶蜜蜂成群集結
廚房內，有隔夜酸奶味
我特別想念你的體味
那些鬼火點點的夜晚
我們駕著烏鴉翅膀去探險
光鮮亮麗或者黑漆無邊
累得睡覺或者繼續清醒
窗外隱約傳來的青檸花香
萬物甦醒的這一天
重新定調出發

■嚴力

送行

敬愛的大姑媽
獲悉你於 2019 年 4 月 22 日
乘坐大自然的時光機
離開人間的上海站前往天堂了
祝你航行平安啊
儘管我的日期還沒定
但希望屆時你能在天堂站接我
重續溫暖的家族狀態
至於我該以什麼樣的心態登機
也望能在夢中提前告知

2019.4.23.

技術

此生被前輩們已經鬆手的姿勢
拉著走
雖然大家只種各自的明天
但自己的這棵
後代了幾十年也沒成材
攀比肯定是過於糾結的心態
但不攀比更會產生失業的鬱悶

當掌聲終於從摩拳擦掌中形成後
也明白了這就叫做對平庸的超越
所以假裝的高興必須堅持微笑

凡技術都可以臨摹也可以抄襲
除了服務於血肉的醫療技術
除了依賴技術的醫療

人工智能找到的方向確實不賴
原罪在無法一勞永逸的絕路上
用露出人類的馬腳奔向未來

既然這塊小小的布就能蒙住雙眼
我們能否用織布機的心態
去看世界

2019.2.

■北塔

北京，這個冬天我還沒給你寫過一首詩

這個冬天，大雪已經向我四次顯靈
警告我：

越是寒冷日子，越不能白白度過
不能向時間裡的廢品投降

這個冬天，他們企圖把黃燈當做紅燈使喚
而我的道路上不斷亮起黃燈

我已經很多次急剎車
車輪急得直跺腳，直冒煙
大雪一開始還幫助我
旋即變成冰——慫恿我

這個冬天，我已經在乞丐的手掌裡
放了零錢；當我領著孩子走過天橋
她已經把口袋裡的香蕉
送給了那個被冷空氣
釘在水泥地上的流浪兒

這個冬天，在城管隊員從車裡
像鐵餅一樣飛出來之前
我已經在小攤上買了一副手套
那個小販子逃進居民小區
放棄了那一攤養家糊口的生計

這個冬天，霧霾把我們都埋了
從公交站到地鐵站

我邊走邊咳
我猶豫再三
還是沒有從書包裡取出口罩
我不能容忍自己
帶著口罩跟陌生人說話
因為我不是醫生，連自己都治不了

這個冬天，我已經在東城
跟朋友們喝過二鍋頭
已經在西城
獨自滑過連凍的河流
已經在海澱

■林德功

蟬 之一

你在掙扎中羽化，成就一次
人世間的重生

我悄悄參與了簡單而
肅穆的典禮
忘記了夏的熾熱
為此感動，合什……

蟬 之二

眾樹皆靜
你是寂靜中唯一的聲音

樹也寂寞
蟬也寂寞
四季更替春去然後
秋來沒有驚喜
廣闊天空下你在等待一次
生死與共的相遇
沒有其他

向烏鴉學習過發聲的方法
已經在朝陽
從美女手裡把倉央嘉措買下

但是，北京
這個冬天我還沒給你寫過一首詩
因為我不想用筆寫在紙上
我想用身體，哪怕衣服
把詩寫在你的大街小巷
寫在你被汽車尾氣
化妝得幾乎認不出來的皺紋裡
寫在你被領袖般的大煙囪
教導得幾乎聽不出來的更聲裡

2020 年寄自北京

■楊河山

盛夏的一天

坐在紅椅子上，
讀雅羅斯拉夫·塞弗爾特詩集，
黃昏漸漸臨近，
城市西北方向升騰起一團巨大的白雲。
等待斯羽高考的消息，
喝冰鎮啤酒，
看鳥兒在碧空中高飛，
去兆麟街修復藍色吉他斷了的琴弦，
薄暮時分步行去街口公園，
拍攝印象派繪畫般變化萬千的白色水面，
感慨一天即將結束。
美好的時光，總是既短暫又漫長，
我的心特別平靜，期待著一場大雨的到來。

興凱湖大批候鳥回歸

我好像由此進入了鳥類的世界。
我跟著它們飛，
一隻東北虎，一頭大興安嶺麋鹿，
在天上飛在湖面上飛，
一隻貔貅，飛——，
我聽見我的叫聲像東方白鸛。
老虎麋鹿和貔貅，
在碧藍的湖水中飛，在湖面倒影中的
另一個天空中飛，
似乎很快樂，如此我就暫時忘卻了
人間正在發生的苦難。
懸浮在超現實的空中，飛，飛——，
一隻虎一頭麋鹿，貔貅，
馬克·夏爾加，任何不可能飛的東西都在飛，
我似乎獲得了久已失去的自由。

2020.8.5 寄自哈爾濱

■李立柏

膝下一公分的疼痛

戴上醫療的淡藍色保護
小心翼翼 沿著紅龍柱的帶領
偵測溫度螢幕七彩的顯影
站務人員透明塑膠面罩的反光

緩緩開啟的車門
白色車廂 凝結的冷空氣
分隔的座位的標語
拉低帽沿 慢慢坐下

戴著口罩的觀望
清冷的光線 防備和距離
戴著口罩的凝視
擁擠的星期一列車

迷迷糊糊 搖搖晃晃的旅程
恍惚昏睡中
目的地抵達
摸索著出口的方向

排隊刷卡刷手機投入票券
機械的聲響 魚貫的人群
忙碌的站前圓環車流
地下道幽闇的入口

雜沓的陽光 浮動的階梯
迷濛的雙眼 一個失足 失去平衡
眼冒金星 扎扎實實
膝下一公分的疼痛

“先生你還好嗎？需要幫忙嗎？”
雙手扶著的地下道的磁磚
“還好……還好……”
勉強強站起身來

女孩的聲音

■施漢威

故事沒了結局

暴風颯襲
刮得歷史傷痕纍纍
人像陰霾下雨滴
散落不同的地域
有些故事還未展開
就被殘酷終結
不少的沒有了結局

山水隔斷
雁空魚渺
情感逐日疏離
宛似輕絮飄飛
不復從前景況

往昔僅能作淡遠的顧盼
視線外的種種
可寄予祝福
無法再緊緊擁抱

20.8.2020 越南

晦暗地下道 透進來的陽光
依然清清楚楚的疼痛
未傷及膝關節的運氣
尚可行走的慶幸

回報以微笑 心存感謝
愈來愈明亮的光線
出口就在前方
看見陽光 純白的雲朵
蔚藍的天空

2020.09.03 台南

■桑克

我不僅孤獨 而且寂寞

孤獨是必然的，
正如水是濕的，火是燙的；
寂寞是自找的，
正如你的主人。

什麼意思？
我們都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但是我們
不會坦率背叛。
坦率讓人討厭。

坦率沒有藝術性，
只有晦澀和女性才是藝術的，
才配反覆議論，
反覆爭論。

失敗和死
都是必然。
但你可以選擇是怯懦而敗
還是勇敢而死。

薩迦啟示
不是白來的；
而是來自
寒冷的冬夜。

本來是想唱小資產階級頌歌，
結果相反。
他得意地翻舊書，
她無聊地看電視。

是的，無聊比寂寞
高了一寸。
荒謬比孤獨呢？
荒謬獨角戲。

■賀江波

玄

法師送我一“玄”字
玄論，玄道，玄之又玄：
“我所以來，認識一個世界
我所以去，道別俗塵
我所以走過、入過
依舊空空蕩蕩
我所以爬上巔峰
俯瞰眾生”

幸甚！我所以遇見你
我所以愛至深
由夜入晨，由表入裡
我所以衝洗皮膚、毛發
干干淨淨，赤條條了
你見到的我正是我見到的我
捧著一顆心
我所以顫抖著雙手

2020年寄自南寧

追光如風
吹拂落雪，
試圖論證隱秘並不是什麼
軍國秘密。

我不僅孤獨而且寂寞。
不僅是酒而且還是酒瓶。
什麼意思？
沒意思。

2020年寄自哈爾濱

■李斐

安全島

安全島不再安全
大鱷小鱷猙獰露齒
隨時要吞下島民的
身家兼性命
食人魚環島游弋
蜉蝣水族舞爪高喊
不聽命的蟻民
打發怒海去投奔
請看安全島，自由庇護所
請看安全島，自由拘留所

2020年6月24日紐約

公園正午

皇后區一座小小街坊公園
長椅上我坐著
膝上安放一本《心經》
雙目半垂接受八月的藍天
一面做著冥想同時
觀注坐臥草地上享受日光的人們
網球和籃球場上一片熱鬧
踏滑板少男少女來往穿梭
推著嬰兒車的父母面罩下
也能覺察被關閉了的笑顏
我默誦《心經》許願
願大家快快把口鼻罩除去
回復往日面目
突然響起音樂來自販賣雪糕車輛
一群孩童叫聲歡樂的音量
沉思中回來遠處形相我無從捉摸
加州野火神州水患為什麼
今年災難何奇多
更不敢動問海角紅樓
年輕朋友近況如何好
整個世情亂了套
唯有交給《心經》了煩惱

2020年8月25日紐約

■伊沙

綿陽行

凌晨五點鐘

蟲聲加持夜色
鳥鳴尚未破曉

破曉

鳥鳴是尖銳的
是鑿破暗夜黑船的
那一顆釘子

雨

綿陽的夜雨
像鼓點
一支交響樂團的
定音鼓
從漆黑的樂池中
直敲我心

詠

南朝四百八十寺
南方旅舍淚水浸泡過的枕頭

荷花塘得句

你是荷花
我是荷葉掌心中的
那渦清水

富樂山記

在富樂山中我目擊了
荷花在荷葉中的孤獨

2020年寄自西安

■高潤清

斷裂的臍帶

濤濤洪流糾結
綿綿滂沱的淹沒
無言

曾經情繫
江川河湖的秀麗
擁抱神州鄉愁
一海隔離敲啟
兩岸重逢

奈何去中咒語
如潰堤冷漠
激流的一邊一國
斲傷了血緣情溫
望斷“小明”在海的那邊
多少笑看壩堤崩潰的那一邊
誰失去了天良

無奈崛起的紅色
沒有中華魂
新八國聯軍的合擊
怎能眼看他屈辱

臺灣與中國誰在鑿一齣悲劇

小 明

你（妳）貴庚
一臉茫然的鼻涕
黏不住爸爸媽媽

心疼也痛了
只過個年
深陷雷區
鐵絲網始終未爆破

■叩求思

死 掉

你可以作夢作夢作夢
然後死掉
也可以戰鬥戰鬥戰鬥
然後死掉

但更多時候
我們只是看著別人
戰鬥戰鬥戰鬥
然後死掉

鼻歌獸

鼻腔 讓寄生獸住下了
從此講話帶有濃濃鄉音
遇到不想說的部份
就哼哼過去

牠越長越大
我不想說的話越來越多

2020年寄自台北

冰冷數字不斷竄升
焦急崩潰的父母
卑微陳情
哀求眼前的人權

她們哭訴不該有的株連
他們卻緊咬國安
只嘆小明骨髓裡有紅色胎記

*民進黨政府以大陸疫情為由，阻擋
陸配子女返台，凸顯人權立國口號的虛
偽與冷酷，有感而作。

2020年8月17日寫於環西路

■雷默

燈火

多少年，我們一直在追求
目標像火炬引導前行
我們躲避了什麼？
茫茫黑夜裡，只看見火炬之光

光亮像無數刀戟刺破了黑暗
我們又用歌聲驅趕夜的寂靜
一如舊時的豺狼虎豹
在耀眼處露出猙獰之貌

讓燈火一盞一盞熄滅吧
我們該躲避了，退守黑暗
想一想一生中需要回避的東西
然後像童年，用火柴點亮心中的油燈

飽滿

稻子飽滿的時候
鐮刀輕輕落下

桂花說話的季節
鼻孔飽滿了

1958年，黃河飽滿
人們眼裡，是飽滿的淚

1963年，再多的山芋
也不能讓肚皮飽滿

格陵蘭島上
太陽看見了飽滿的夜

那個晚上，你像一個詩人
脫口而出，“多麼飽滿的愛”

深秋的陽光下，兩個女人並排走來
一個飽滿，一個不是

2020年寄自南京

■洛芙

雨虹

到底是什麼
阻撓了長久的思緒
綠意漾嵐的森林
懷抱著深淵
等候已久的唯一良藥
真的可以治癒心靈

垂楊柳樹
冷凍了多少年的清風和微笑
風刀雪雨的侵煉
真的可以幻化成一朵漂亮的雲彩嗎

絲雨她正喃喃的輕飄著
好像一直是如此
在這綠谷之中

夢幻島嶼

夢幻島嶼
你是我心中僅存的沙洲
台北·沙洲

有時候想著自己是不是
遺失了物件
遺忘了記憶
往昔的事物以及
以往的童年

於是深深呼吸閉上眼睛
不知所以
不知未來

我們奔向這一片
孤島的沙洲
遙望著白鴿的
家鄉與夕陽

■琉璃

露珠，確診

從一萬二千公尺墜落，
我，失速了……
撕裂，天使的彩衣
抓破，雲的臉
扯掉，風的外衣
劃開，雨的聲音

墜落
墜落，地球
一片木瓜葉……

我確診，自首
打包眼耳口，封心……
丟進全身赤裸的禁閉

木瓜葉來不及遮掩
雨，和霧的交纏……

2020年寄自新竹

沙洲微光

在灰燼中也有奇跡
在灰黑與白中也有美麗
雲層中漸豐的羽翼
在紛雨頓時中劇增

紛雨拖曳著長長的尾巴
遠方的沙洲覆蔽在
眼前的淤泥和淺灘

經過的海鷗見到：
“這是灰燼中的奇跡”

雲端底下的白鴿回應：
“這是沙洲微光。”

2020年寄自高雄

■馮晏

錯覺是你的偶遇

光顛簸，一根短髮飄落，
橫在手機螢幕的西太平洋。
你的位置定在西印度群島右下角的聖胡安。
存在像虛擬，空靈，被蒸發，
但有重量。
飛螢、海藻、變色樹枝，物質都在。
你攜帶視線和一點磁場，
隨海風變鹹，被氣流塑成立體圖案。
旅行，方向並不重要，
黑色羅盤轉動你神秘的縱向。
時間虛擬。
逃出的都市已沉入更深，
嘈雜和質疑聲撞向時差，
這片偶遇
被植入野花和青草氣味的水和空氣，
錯覺裏，熟人都不在。
魚群，在海裏放空了擁擠在唇上的詞，
沉默，輕了許多。
晚霞天際線，
孔雀開屏升起你橘紅色外套、唇彩，
的確，你恢復了輕信。
岸邊，銀沙纖細，
你赤足趟過，感受光，
你寧願去鯊魚胃裏下探、上升，
尋找大陸，
住進原住民遺址旁
那尊哥倫布銅雕的體內避風。
風越來越大，
你朝著存在感偏移的獵戶星座划槳，
讓虛擬更接近真實。
一隻鷹飛起，翅膀下露出港口，
人群、雪茄、空杯子吻痕的餘溫。
視覺、聽覺和錯覺，
你趟過荒原，野鵝，車轍和一些空罐頭。
孤獨是一種透徹。
遠觀……其變……。
此刻，你體內的島嶼有帆船停靠，

■項美靜

時間，冷寂成冰

緩緩，破土的筍探頭，窺視
那被風所流放的竹葉
代我死去

殘荷，微雨
瞳仁上，滾動著
一滴淚的承諾

幽居，在寒露中
我竟痴迷至不敢眨眼
怕珠兒從葉上滾落，摔傷

池底錦鯉啄著雲影
這是多麼令人渴望的天堂
水岸，紅梅正艷

驚鴻孤影，喚醒枝節上的荒涼
冷冽，花瓣上的經紋
刺痛我的肌膚

草甸上，雀鳥叼起落瓣，片片
自空濛處落下
飄零，竟是那麼地優雅

來年，雪否？

細胞殷紅，幽藍，

像哈瓦那週末那條徹夜啤酒街，
超現實，是一種潛能被擠壓的形狀，
或者聲音。
發動機強行關閉的聲音，
繁星滿天的聲音，
無聲的聲音。
也有颶風、野獸和裂縫
在耳膜內相遇、交錯，或者相撞，
你找回自己……另一半。

2020年寄自哈爾濱

■夢楚原

迷途的羊

千萬隻迷途的羊
迷失在草叢中的謊言裡
如那淡淡的浮雲
在七月的天空找不到歸途

誰開的這副藥方

發燒，燥動
世界病得越來越重
藥罐已經熬破了幾個
仍然站不起來
站起來也是左右搖擺
分辨不清方向
不知道
是誰開的這副藥方

倒行的世界

為了生活的片刻安寧
普通的人都選擇
阿倫特筆下的平庸
眼巴巴地望著
倒行的世界
向著高速前行的歷史撞去

只有那捨身取義之輩
用一支槍砲一樣的筆
聲嘶力竭地為世界
吶喊
那雙
穿透靈魂的眼睛
容不了作惡者的暴行

2020年寄自新澤西州

■張耳

六月裡流火

肉眼能看到的都在跑，就像天主地獄裡
都在叫，是血，是岩漿龍口
漂漂火河岸畔
第一反應“趕快跑”。因為
著泳裝，大面積燒燙傷
血腳印。海依然記得自己
從一個元素開始，一個燦爛的微笑
動作，逐漸入圍
陽傘左側、右側、轉身

正面大膽給阿波羅大神
噴撒出最後一發七彩粉末。舞台
前方赫然迸出大片火光熊熊
鋪天蓋氣，一個元素迅速席捲
清涼民眾，瞬間彈跳出
聲光效果，沒想到真正重生
火海中畫面驚悚。玉米
大量粉塵搖滾疑似紅暈

拼命往後逃命。往後往後往後
鋁粉、鎂粉、煤灰、麥芒、澱粉、飼料
血粉、魚粉、棉花、煙末、紙粉、
木渣、塑料渣、染料顆粒
微細、平凡、無所不在
進而危險，以適當濃度懸浮
形成粉塵雲。明火源或者
摩擦或者熱，運營在天，比如
六月。意義並不在於
突破觀念，體制雙重還是三重

海，一滴
火，一擦
最基本的元素
足夠亮，舞台上
大神狂吻，無辜

■岩子

我病了

題記：悲傷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

薩斯二世

比風還風
比冷還冷
比十七年前更加隱秘
更加狡猾——
它頭頂著罌粟編織的花冠
以藍色星球最古老
最王者的姿勢
密謀了一場黑暗的反撲

未眠的值星吹響了警哨
可得意忘形的人類啊
沉醉在昨晚花天酒地的狂歡中
不——肯——醒——來——
紅公雞病了
強吞下苦難的種子
哽咽得叫不出黎明

小道消息

其實，我更願意相信大道消息
未曾想那個喊狼來了的孩子
不小心被我認了出來
他老了
鼻子是金色的
比從前更長
鬼鬼祟祟在人群中

不是不喜歡美

我不喜歡塗脂
也不喜歡抹粉
不是不喜歡美
而是不喜歡——
卸妝之後的反差與失落

■依雯

即時感觸

全球的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
是部電視劇集
每天都有新的一部
剛看完長達三十多集
後又繼來第二部
再耐心靜待一直追
結果又數十集
沒完沒了
越來越精彩
明天又新的一部
莫非 莫非
讓觀眾們
膽戰心驚

24/8/2020

庚子二月

祈盼春的消息
卻等來一場大雪

蒼白，滾滾無邊
湮沒了逆行者
一行行深重的腳印
遊蕩在數據庫外的孤魂們呵
尋不見回家的方向
跪了整整一冬的種子
壓抑而成無法呼吸的石頭
一想到破土而出的時刻
便過篩子一般發起抖來

祈盼春的消息
卻等來一場大雪
那些沉默無語的雪花啊
沒有一顆與你我無關

■馬永波

細雪

正午時分，突然有細雪落下
就像海中大群的磷狀浮游生物
垂直篩下高樓側面，撒向空氣
無形的斜坡
中途又斜斜而下，渦流般捲起

時聚時散，無論採取何種運動
都始終保持著一種整體的閃耀
零星脫隊的雪晶慌亂地各自逃竄
彷彿一股無形的力量在追逐著它們

偶爾有一小群大雪花夾雜其中
屋頂上的雪依然靜止不動
顯出參差斷層，雪的沙丘頂端在加高
陰影逐漸陡峭，出現鳥的爪印

陽光明亮而靜止，細雪還在落下
上升，不知消失在何處
成千上萬的窗戶用幽暗對準它
突然，一小片鴿子的翅膀迅疾掠過
2020年寄自南京

■于中

防疫

生怕又受到傷害
我不再多言
乖乖地
戴上
口
罩

像極了愛情

8/4/20 寫於休士頓

■路東

幾匹馬

最近，你時常想到馬，總覺得有幾匹馬
無中生有之馬，已跑過你的大半生
第一匹馬，紅馬，是從英語中翻譯過來的
它被直接翻譯到中國的殘局中
追隨這匹馬，差一點，你跑到了懸崖
由於水土不服，這匹馬已成階級的病馬
但它的影子，至今仍若隱若現
第二匹馬，是一匹雜色之馬，它馬眼迷離
鬃毛披身，但身體的結構，不太具體
它從新句式裡產生，反對一切馭手
馴馬手冊說，桀驁不馴的馬，絕不是好馬
這匹馬，不合共識，非主題奔跑
形式主義的馬蹄，或東或西，越跑越抽象
你覺得第三匹馬，在第二匹馬之前
已顯露出古老的面相，猜想它是河圖之馬
也是莊子騎過的馬，它大白天睡眠
類似黑馬，月黑風高，一旦你掛出馬燈
它就面朝一片虛無嘶鳴，馬齒明亮
這些馬，天生有寓言品質，你只略知習性
最近，時常想到馬，一定有幾匹馬
無中生有的馬，已跑過你的大半生
其中有一匹白馬，公孫龍之前它就存在
白馬可能不是馬，可能只是一種白
白馬疾飛時，它很白，如白茫茫的風
比白日夢更白

2020年寄自南京

■徐舒

間隔一米五

花蜘蛛有靜氣
坐等飛蛾的光臨

蝙蝠折騰一夜
回岩洞歇息

我們開始排隊
在超市門口

間隔一米五
距離感是一種美學，也是求生術

美油清算日

鯨群被海浪驅趕著
落入漩渦
薩克斯管吹響時
北美遼闊的土地上
熊和馴鹿的追逐
踏亂了正在融化的雪原

薄霧散開
腎上腺素升起
像猿人
狩獵時豎起的毛髮
骨叉擲了出去，連帶著手掌
一把可以炫耀的老繭

今天的北美輕質原油
在地下，完成一場割禮

2020年寄自南京

■覃賢茂

黃昏之詩

之三

圍繞著些微的折光，暮色的曖昧，如同猜謎
只有櫻桃樹背陰的葉片，才會對黑夜，露出笑臉
曾經在日記本珍藏的花瓣，幼稚！
親愛的，其實最為珍貴的，是不能留住的秘密的眼淚

不缺少的，是今天，面對黃昏來臨的時間
為什麼有如此的緊迫感？當然，都已經不存在
但這時，花園中微妙的氤氳的氣味，讓我想起
甚至死亡，都不一定是陰影，但是需要有足夠的
準備的心情

即使種下的油菜花，錯過了季節，即使
付出沒有得到結局，即使都是對時光的辜負吧
最大的傷悲，不是無法原諒的。沒有徹底的孤獨
就不要說宿命。宿命，其實，如同這黃昏的寧靜

之四

淡淡春山，有淡淡的思念。像野菜的淡淡的苦，卻有點甜
是的，只有時間，能夠遮蔽，這獨居的空間
“誓言，因為此後太久的沉默，而褪去了春日的顏色”
“嗯，不能夠只是憑借想像，那會讓真實，終歸於虛妄”

黃昏猶有纖纖細雨，畫眉鳥的叫聲，如同那時試探的詢問
一開始，可能是猶豫的，但接下去的寂靜
“我不願意，讓接下去的預感，被證明！”
太堅定了，不僅僅是因為中斷，此時的雲色，確實
是意義不明

料峭的寒意，又重新回來了，我們像盲人一樣
愛這，肉體在黑暗中的沉沒，惟有觸摸的溫暖
喘息著，奔往鈴聲催促的站台，並向離別，作出證明
“顯然是後來才認識到這些，但這，只是哀傷的浪費”

2020年寄自南京

■耘乙

十四行：詩女

蔡文姬對萱草兮憂不忘

熾熱的聲律，胡笳一拍兮弦琴一會
樂譜揉著異調，也撥也奏，也放逐
在趵起西域時，所奉獻的字符，珍藏在喑鳴的漢音
所擔慮新寵的胡笳，就疑給舊弦，聽錯了幾段狼嗥
一拍操，一拍練，朝一拍翻，晚一拍潛
連串長長的十八拍，迴盪戈壁，壯懷催促，寶馬雕鞍
蔡文姬對萱草兮憂不忘，順從一曲匈奴的童謠
為兩個孩子慶生，編織兩頂忘憂的萱冠
那怕小生命，散發著羯膾的氣味
再不太講究，饑餐肉酪，畢竟還有人，行居在沙塵暴
越往大漠走，你越看過每個夕陽，葬身流沙在頃刻之淒美
話說過回來，曉還雨過，魂繫都在哪一場地遠天高
搭帳，拔營，就水草，羊馬遷
然後遣訊離去……大雪如期

一個祇有往昔的李清照

你剛揭完，不由自主又翻金石的拓本，又重抄一首《永夜厭厭》
在六棵梧桐樹下期待，默默修復的舊京餘稿
聽說你是，一個祇有往昔的李清照，未來的歲月已經過去了
總是執念《聲聲慢》，一個措辭，幾句宿命
始知你所牽掛，香濃的小龍團（茶品名），味醜苦，色宜琥珀
從一道晚鐘裏散步，尋尋覓覓
月清，風輕，一艘船上品茗，就是一個流水的上半晚
臨睡前，為煮茶備水；你更會姑息，下半晚，一罐盛滿的滴露
何辜這冷冷清清，引篇表白，承轉雁蕩的消息
是否倒敘明晚，已得悉，你坐忘在一座懷遠的小院落
在兩宋之交，撰筆一生婉約的《漱玉詞》（為後人輯本總名）
再倒敘後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每夜編書，一燭為限
從水月波光，你把故鄉寫在渺邈，怎一個愁字了得！
此刻，娓娓道來豆蔻詞工，倒像是複述，別家兒女的未來心事

2020-2-20 硅谷

■吳雨倫

亞利桑那

亞利桑那的山

夜深了
土黃色的大山
變成了藍黑色
不免顯得有些寂寥
孤獨

他在偷看天邊的
故鄉
與愛人

亞利桑那的野豬

夜晚 沙漠
印第安人的野豬又來了

穿過白人別墅和莊園的包圍圈
在無數看門犬
憤怒而無奈的狂吠中
劫走它們心愛的小盆栽
而後
消失在仙人掌的密林中

拿去種在山邊的墳塚
祭奠沙漠的舊主人

亞利桑那的夏天

四十度的暴曬中
山上的樹叢著火了

煙霧散去
大火燒出了鐵礦
飽受煎熬的大山褪去了鱗片
落下了紅色的傷疤

■魏鵬展

紅綠燈破了

紅綠燈破了，黑了
只剩下急速的聲音
我凝望燈面裂痕
天空的雲很黑
冰冷的雨打濕了燈面
不遠的街頭傳來一聲
年輕的吶喊
這個城市在哭
綠燈不曾亮起
但我聽到綠燈的聲音
我佇立在路旁
過馬路不過
我在迷失

2020年6月28日·夜

我只想 半小時電視

客廳不大
放一張沙發
就有坐的空間
我只想半小時電視
在有限的空間裏
我在沉思，默想
沙發旁的綠葉
不曾染上塵埃
剪去礙眼的黃葉
窗外的陽光
曬在葉上
又曬在肌膚上
沙發不用太大
很想有坐的空間
很想看半小時電視

2020年7月29日·夜

■黃勝源

詩評：永遠的悲愴四章

——悼力虹

夢幻中，上林湖的碧波蕩漾褪色的瓷片，
賈湖、仰韶、紅山、馬家窯、半坡、淹城
多少完美的精彩轉眼間在塵土中哭泣，
每一次毀滅後，婦女們辛勤地收拾殘局。

所以帝王將相們不要特麼的趾高氣揚，
一切的功業不過是對母親的掠奪和殺戮，
五穀加麥子、紅薯都養不活的惡劣生靈，
九千年文明只需一枚土豆就足以秒殺！

颱風漫過血腥的土地，像呼嘯的火焰，
一片灰燼。靈魂的塗炭是極品的塗炭，
浩劫之後，一切回到樹葉遮羞的原點。

上帝不在值班，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讓祂終於沈沈睡去……妳們就自生自滅吧
樂此不疲地爭搶擠兌，即便食物充足。

2019.1.16 湖南湘西

沒有蟲子的鬧市

這是一個
沒有蟲子的鬧市
飛過一棵樹
站在燈柱上
一塊麵包爛了
發臭了
小鳥在啄食
腐臭

2020年4月30日·下午

悲愴四章

第四章：罪與罰

那年路過唐山車站
如路過二十世紀司空見慣的圖景
大地震遺址赫然，傾斜的屋架赫然。
路過這裏，看到昨日的自己
在三分鐘之內
經歷了地質編年史上的全部戲劇。
生命有多麼榮耀
那排山倒海的震蕩就有多麼輝煌。
瞬息間凝固的死亡
比古代的凌遲和現代的焚屍爐
更具備後現代的藝術感。
幾十萬具生命的呼號
臨難時的萬念俱灰
再一次驗證了上帝的不在場。
是的，半個世紀以來
他對於我們，總是不在場
總是唯恐避之不及。
我深知其中的原因，但又怕它真的是這樣。
世界再次被震驚。可是
幾個小時後，伸出的援手失望地垂了下來。
這座黃河邊的死城！
自從一代代偉人用伏屍遍野的方式
登上城關後，唐山
就開始了死亡的旅程。
他們對於權杖的公開搶劫和私下饋贈
像一部漫長的戲劇重複上演。
城邊那汙濁的河流上
漂浮著一頂頂竊國大盜的鍍金桂冠。
所以，死亡才會像夢境遊戲
每一分鐘都在我們賴以存活的大地上
無聲無息地展開：
在每一個山谷、每一條河流
在礦井下、在六部口、在被拆遷的宅院前
在審訊室裏、在我們怯懦的內心。
書籍上的蒙蔽和話語中的蜷曲
我們早已習慣。
當一個國家以死亡為正常呼吸
毀掉一座小小的唐山
只不過是偉人臨終前的一聲嘆息。

消息在報紙版面上被隨意闡割
然後迅速地堆在新聞的垃圾山下面
人類的生活一切照舊。
我的犧牲註定與歲月無關痛癢。
一只蜥蜴爬出潮濕的洞穴
在崩潰的堤壩前發楞。
一群鳥雀逃失火的樹林
在熾烈的火海上墜落。
我站在這裏不知多少年了
這裏沒有空氣和水
只有一副屋架似的骨骼
從地層深處兀然伸出
像一只手在論證著什麼。
其實除了必然走向滅亡，或早或遲
我什麼也論證不了。
那骨骼之上長滿黴斑似的
密密麻麻的眼球
我的眼球和我的同胞們的眼球。
它們看到了一切，並經受了一切。
但一個衰老的聲音在說：
妳們看見的，都是不存在的
為了偉大的遺忘
我要毀掉妳們所有卑微的記憶。
載滿遊客的特快列車駛過唐山車站
我聽到人們照例唱著
幸福的歌謠。
經歷一次地震
如經歷半個世紀的露天電影。
路過屠城的現場
就像路過內心的終審法庭。
死亡在幾分鐘內
已經走完了它的全部歷程
多麼輝煌的史詩！
久久地徘徊在這裏的
是眾多在浩劫中失去了面容和記憶的肉體。
那擁擠在地獄之門的景象
是但丁當年所想像不到的。
我憑空在那廢墟之上
舉起白森森的殘骸
如舉起一顆天地之心。
同時，我又在擠滿遊客的車廂窗口
欣賞著一閃而過的奇異風景。
物質的毀滅和靈魂的死亡
確實不可同日而語。
我是演員，又是自己的熱情觀眾
我是預言家，又是夢境遊戲的參與者。

世界的圖像被刻錄下來
所有的人
都無法否認他自己不在現場。
經歷過了，可是失去了記憶
這已經是我的原罪。
而看見了，又不敢說出
在良知上必須罪加一等。
一次次死去
但又一次次苟活著
只有我才知道，這是何等的罪責啊！
現在我渾身冰冷地站在這裏
無助、茫然，失去了
為自己辯護的資格
只剩下那種滔天的恥辱感
像億萬個紅血球，在內心淹沒我
作為一個人僅存的高貴。
我只不過偶然路過唐山
偶爾在一個巨大的死亡靈前感到寒冷。
廢墟之上，赤裸裸的謊言
和無所不在的暴力
像野草一樣瘋狂地生長。
顫慄之中，我看到
一座巨大的千年之城像積木玩具
靜靜地塌崩。
它所揚起的塵土遮天避日
天堂的光線暗淡了
再也無法打亮眾人絕望的額頭
和那唯一的逃亡路徑。
一切就是這樣，也只能這樣：
我們永難拋棄的正是我們深深畏懼的。
而預感總是切骨地存在：
在世紀末，或者世紀之初
恐怖的大王從天而降
一場更大的震蕩將帶來最為徹底的死亡。
到那時
國家、人民和我們唯一的家園
將不得不連同
正義面具下的邪惡和權力武裝起來的私慾
一齊玉石俱焚，同歸於盡。
白茫茫一片大地真乾淨
星空之下
萬物滅寂。
難道只有這樣
才能宣諭造物主最後的懲罰
和宇宙間的公正？

2004.11.9.改定 2005.1.16 再改

力虹小傳

◎黃勝源

1958年出生於浙江省鄞縣。1975年，高中畢業後作為最後一批“知識青年”被送到農村當農民。1977年，成為文革後恢復高考入學的首屆大學生。1980年，開始發表作品，並創辦大學生詩刊《地平線》和文學雜誌《人間》，從此受到警方監控。1982年，大學畢業時被“懲罰性分配”到鄞縣山區一中學任語文教師。1984年，調入寧波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任《文學港》雜誌編輯，主持“華東詩壇”欄目。1985年，參加浙江省作家協會，1987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青春詩會”，並先後赴魯迅文學院和北京大學作家班進修。1988年，出任寧波市作家協會副秘書長兼詩歌、散文、報告文學創作委員會主任。

1998年，力虹開始創作小說與劇本，在《寧波晚報》連載長篇故事《紅幫傳奇》，2000年改編成30集電視劇本《紅幫傳奇》。2001年，到北京從事影視創作和圖書出版。其間有代表作入選《二十世紀中國新詩選》、《二十世紀中國新詩鑒賞大系》和《二十世紀中國探索詩鑒賞辭典》。2004年，成為浙江文學院簽約作家。2005年，完成長詩《悲愴四章》和長篇小說《天衣差一寸》，同年8月在杭州參與創辦思想人文網站《愛琴海》任總編輯。2006年1月，將《紅幫傳奇》改編成長篇小說《紅衣坊》出版，與簡寧、李濼真改編成同名32集電視連續劇播出；同年6月，出版《力虹世紀詩選》。2006年6月加入獨立中文筆會。

2006年9月6日晚，力虹在寧波家中被捕，次日被刑事拘留，10月12日被正式逮捕。2007年1月12日，寧波中級人民法院秘密開庭審理力虹案，3月19日宣判“被告人張建紅犯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同年5月15日，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駁回其上訴，維持原判。同月，力虹在監獄醫院被診斷出患有罕見的神經功能障礙疾病，導致兩臂肌肉嚴重萎縮、喪失功能，正向兩腿擴散，有全身癱瘓的危險。其後家屬曾多次向浙江省司法當局申請保外就醫，一直不獲批准。直到2010年6月5日，力虹已全身癱瘓，不能說話和自主呼吸，靠呼吸機和輸液維持生命，才允許其保外就醫。保外就醫半年後，因病情危重無法醫治，不幸於2010年12月30日逝世，享年52歲。

■艾米莉·狄金森

一回回，樹林紅了

Frequently the woods are pink

◎岩子 譯

一回回，樹林紅了——
一回回，樹林枯了。
一回回，後山脫去了衣裳
在我出生的故鄉——
個個頭頂著花冠
我素常瞧見的模樣——
還有一道道裂隙
依然如故於老地方——
而地球——人們告訴我
繞著它的軸心轉！
多麼奇妙的旋轉呵——
恰恰十二1而不可！

*十二：表徵神性與人性的調和，為著完整並完全的執行神的行政，直到永遠。完全的數目有兩個：一個是七，一個是十二。七是屬乎神的完全，是今天的完全。十二也是屬乎神的完全，卻是永世的完全。有一件事情相當希奇，就是到了新天新地的時候，七的數目就不存在了。新耶路撒冷有十二個門、十二個根基、十二個使徒的名字、十二樣寶石、十二顆珍珠，城牆共有一百四十四肘，就是十二乘十二。這些都是永遠存在的，所以十二是永世的完全。為什麼七是暫時的完全，而十二是永世裡的完全？原來三加四不過是神和人合在一起，不過是造物的主和受造之物相加，而三乘四乃是造物的主和受造之物相乘，意思就是二者調和在一起。乘和加不同。乘是神和人不能再分，是造物的神和受造之物的合一，這一個合一是永遠的。所以十二所代表的完全是永遠的完全。

夢的衣裳，旋轉的天堂

◎趙佼

攏四季在心頭，那是夢的衣裳，粉了、綠了、枯棕了……未曾相約，卻忠實得讓人心碎，多想追隨它的舞步，做個永不失約的戀人。故鄉的後山從來默默不語，意欲將夢藏在厚厚的孤單裡，知更鳥的臆測是潛逃的夢，隱身於甜美的花冠，又凝結成“裂隙”一道道，透明的時光繞著它，轉個不停。精準的舞步，旋轉的天堂，絕妙的數字，多麼的不可思議！不如追隨夢的信使，遁入時光，一同旋轉：一回回，樹林紅了/一回回，樹林枯了/一回回，後山脫去了衣裳……

眼前的紙筏空白著，猶如沉默的大山，只有將自己隱入忠實的雛菊，隱入素樸的銀蓮，詩行才可與時光一道，忘我地旋轉，原來孤獨也會開出絕世的花。不停旋轉的天堂啊，轉成了白色的永恆。而她依然辨出那分明是夢的衣裳，粉的，綠的，枯棕的……讓人念念不忘的詩行都是忘我的旋轉，與時光精準、天然的舞步暗暗合拍。獨一無二的天堂無需借用炫目的色彩，那樣只會引起審美疲勞，只要用心，駐足聆聽，定會有精靈躍出空白，與四季私語。

多麼神奇！繞著一道道“裂隙”，轉過了四季，轉過了夢，紅了又枯，枯了又綠，迷了還醒，靈魂的居所，夢的天堂，始終都在原地，未曾有半步錯位。精妙絕倫而又永恆的旋轉啊，究竟蘊含了怎樣的奧秘！執著那一片紅，便會丟失這一抹枯寂，也無法目睹後山裸露的赤誠；若無法停下旋轉的心，便永遠看不清夢的顏色，奇妙的“十二”——天地間生命的靈數，難道這才是永恆的秘鑰？

e. e. cummings

詩選譯①

◎蘇拉

升入寂靜綠色的寂靜

升入寂靜綠色的
寂靜中有白色的泥土

你會（吻我）

走進清晨年輕的
清晨裏有個溫暖的世界

（吻我）你將

走進陽光美好的
陽光裏有個堅實的日子

你會去（吻我

沈入你的記憶和
一段記憶與記憶

我）吻我（會去）

憐憫這忙碌的怪物， 無情人

憐憫這忙碌的怪物，無情人，

不。進步是種舒適的疾病：
你的受害人（安置之外的死與生）

與他渺小的偉大戲耍
——電子將剃鬚刀神化
為山脊；鏡頭延伸

無欲彎曲穿過時空直至無欲
重返它的非自身。

造物的世界
並非生育的世界——可憐的肉身

還有樹，可悲的星星與石頭，但從沒有
這般好的神奇標本

無所不能。我們醫生知道

一種無望的病例譬如——聽著：
隔壁有個地獄般的好宇宙；我們走

從仲夏最熾烈的非夜中

從仲夏最熾烈的非夜中
漂出比白日更亮的月亮
而我們（非存在的移動）甜蜜的
泥土再度不朽

——她被謀殺的自身迅速地
用不死交換美麗：如此神奇地
再現，最遠的變的靠近
（一片寂靜的牧場，一顆心跳全部所敢；

那山，任何神）當葉枝問著每個
時間答不出的問題：當綠色的流星
的信號遊過這世上某些百萬富翁的心靈
這鮮明的虛無也無法部份猜測——
因此，我的愛，那死亡也必須稱之為
生命的便是你

現在我躺下

現在我躺下（周圍無處不在）
我（巨大朦朧深沈的雨聲；總是，無處）

多麼溫柔好客的至暗——

現在我躺下（在甚於音樂
的陡峭中）感受那日光
（生命與白晝）只是借來的：而
黑夜是被給予的（黑夜與死亡與雨

是被給予的；給予是多麼美麗的雪）

現在我躺下夢見入無人能保留的事物
（我或任何人或你都無法開始想像的）

現在我躺下夢見春天

你的手指令萬物

你的手指令萬物

初開花朵。

你的頭髮幾乎時刻愛上：
一種光滑，歌唱著，說
（任愛是一天）。

別怕，我們現在就去。

你最潔白的雙腳清脆地迷失。

總是

你濕潤的眼於吻中嬉戲，
它的陌生說出許多；唱著
（任愛是一天）

你的花帶給哪個女孩？

成為你的唇是一件甜蜜
的小事，

死亡，我稱你比任何願望更富有
如果這些你抓住，
或者失去。

（任愛是一天

而生活虛無，也不能停止親吻）

更近：我息之息：

更近：我息之息：別從我取走你刺痛
的肢體：以我苦痛做他們瘋狂之
餐讓他們順滑甜蜜的老虎緩慢偷取
新的雜交花卉

更深：我血之血：這白夢獵豹以向
上哭喊的敏捷撲進我恐懼的喜悅肉
體：更優雅地榨取黑暗之精髓：在
緊咬的唇上雕琢一朵惡岸狂花並在
蠕動著失智之光的蔓生眼中鑿刻迷
幻控制的致命火焰

血口大張的房子間詢問般的灰色饑
渴地蜷曲。

死星發臭。黎明。空洞，

一個少女詩意的屍體。

時間的織物

Weaves Of Time

桑格塔·古普塔作

Written by Sangeeta Gupta

楊子軍譯

Translated by June Yang

三十七

不斷的對話
通過大量信息
你不在那裡
我也不存在於
你的視野

哦，雖然就在那裡
在你身邊。

我和一個自己——我自己——
享受屬於我的

因此我根本不需要你
所說的見面，因此徒勞
重壓在時間的心上

啊！荒廢的時刻——
那些凡俗的稀有珍珠。

三十八

你可以和我
保持距離——
是你的選擇。

儘管，
我讓你安全
留在我的思想裡，
在我感染的笑聲中
我的詩句間
在我的繪畫
和祈禱中

你是我的
存在和將在
不可分割的部份

三十九

為你高大的典範敬酒

和我唯一的朋友
笑著進入我熱誠的祈禱
說
你是有福的
我來見你
就像所有的朋友

四十

教育的列隊點名中
所學到的
可能要通過沉思
忘卻
你改變糟糕的命運
別無選擇，別無它法

很困難是吧
可是止於
你猶豫不絕。

決定，帶來改變。
常常如此，宇宙萬物為你助力。
然後可能冶煉礦石為金子
肩負起責任，為你所是，
改變在牌面上
是你的選擇
難道你不是內部潛在的力量！

那麼切割你的命運，我說
就像切麵包片一樣

四十一

死亡和生命
共存，多麼像學生姐妹
生命成長
如同竹筍
生命在死亡時達到極致

四十二

拒絕暴力
尊重自己
接受尊嚴
接受生命

你值得自尊地
生活

我們都會犯錯
偶爾
做錯誤的決定
沒關係
可以接受
關係中的失敗
生活還要
繼續

不要拒絕生命的光
那是最大的恩賜
要好好享受

生活
必須永遠忙碌——
信仰的行動

四十三

不要懲罰自己
因為錯誤的決定
我們都有權力
出錯然後重新學習

相信和愛上一個
不值得我們同情的人
是一個小錯誤
原諒自己
善待自己
我們都需要學習
愛我們自己

生活要一刻
一刻地過
就像回顧過去
不是致敬
新的時刻
不斷地被選擇
我們這樣生活

接受每一刻最崇高的禮物
好好享受
那本身就是感恩
對真正重要的存在

只有時間知道

◎陳銘華

——序《詩療：陳聯松詩選》

人為什麼要寫詩？雖然德國哲學家狄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說過“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這樣令人納悶的話，但當人面對由外入內又自內至外循環不息的矛盾衝擊時，找尋自我繼而釋放自我便自然而然有不可抗拒之必要。詩，或許是宗教信仰外，最終能宣洩這與生俱來的壓力之最佳選擇。詩人洛夫在《石室之死亡》自序中，如此描述寫詩的心境：“攬鏡自照，我們所見到的不是現代人的影像，而是現代人殘酷的命運，寫詩即是對付這殘酷命運的一種報復手段。”陳聯松是我認識的專業醫務人員中也寫詩的朋友之一，我從來沒問過他為什麼要寫詩，只知道他愛讀詩也間中看到他有詩發表，但從他將詩集命名為《詩療：陳聯松詩選》（Poetry Therapy: An Anthology By LianSong Chen, MD）上揣測，不難知悉他那兼及人體治療與“心靈治療”的企圖。可是說得輕易，實踐起來又如何呢？《詩療》三卷的同時出版應當能作為一個有力的證明！

詩集第一卷《遇見天地》（Vol. I: Encounter Space And Time），共 138 首；第二卷《遇見你我》（Vol. II: Encounter You And Me），共 139 首；第三卷《遇見漢字》（Vol. III: Encounter Pictograms And Ideographics），共百餘首，每卷 200 餘頁。據作者自己說，全是 2010 年後所寫，對一名全職的醫生來說，這個創作量算是相當驚人的，至於“詩療”能否治癒自己進而治癒讀者？請讓我們讀一讀詩作吧。第一卷《遇見天地》有一首詩這樣地演繹：

看一粒種子萌動

——一粒種子的秘密，像上帝
沒有開啟的話語

一粒種子藏著一條河
一條色彩斑斕的河
從根鬚到葉之盡頭

顏色的變化在發芽前已成定局
毫釐之間有多少度細微的搭配
只有時間知道

散發的香氣
會誘惑哪種蜜蜂或是哪種鳥
讓什麼人春情騷動
又讓誰過敏到生不如死
只有時間知道

開什麼花結什麼果
在風中唱什麼歌
葉子落到高處或者低處
只有時間知道

一粒種子深藏的秘密
葉子不知道
花不知道
果子也不知道
像內心沉默不語的慾望

這慾望催我何往
鞋不知道
腳趾頭不知道
上半身也不知道
只有時間知道

一粒種子藏著勃勃生機
藏著五顏六色
種子的命運是什麼
種子不知道
只有時間知道

面對自然世界，種子的秘密也是萬物生命的奧秘，生命遇見天地伊始，如何成長，如何變化，如何死亡，“在發芽前已成定局”，種子不自知，種子的其他部份，種子的所有“世相”皆不自知，一切“只有時間知道”。種子如此，人，又何嘗不如此？彷彿幾許無奈最終又歸諸於道法自然。

沿著道法自然的思維，整卷詩作中，我們可以見到平易近人的句子隱藏著詩

人的智慧：“‘慾望的秘密是什麼’／時間摸著我的頭說：‘不要在春天裡問秋天的事’”（〈八月 從七月裡蘇醒〉）；有憂傷：“彷彿一切如故／如所有的東西不聲不響地老去”（〈水老去的速度〉）；有無奈：“醒來，世界清晰了／你卻不知去向”（〈時光，不能折返〉）；有驚喜：“讀詩如讀你……讀到月牙墜落／剛好倒掛在你眉間／如一枚小舟”（〈週末讀詩〉）；有戲謔：“男人腰痛／雄風不再／那女人腰痛呢／風有雌雄嗎”（〈腰痛〉）；有詭奇：“吸了很多包煙／突然無意中吐出一片／巫山的雲”（〈不要問靈感是什麼〉）……

幾首寫加州大火的，好像要將詩人從沉思中拉回現實，但落筆依然有似那淡淡的風景畫：“門框 框著一棵白樺樹／後窗 窗著三朵浮雲／眼裡 盛滿你的湖水／湖裡 小鳥齊飛”（〈Santa Rosa 火災紀要 8.0〉）、“烏鴉立在煙囪沿上／靜靜地／靜靜地／我立在煙囪的倒影裡”（〈Santa Rosa 火災紀要 9.0〉）。而“框著一棵白樺樹”、“窗著三朵浮雲”這些詩句與及“白了烏鴉／烏鴉飛過的聲音也白了”（〈雪後〉）、“一邊毛毛著 遺忘／一邊毛毛著 懷念”（〈加州的清明〉），“這春天剛春了一半”（〈春天的落葉〉），將名詞作動詞用的手法，竟有點鄭愁予“我曾夫過 父過”的味道，運用純熟得不像一個出身理科的人。

陳聯松喜歡攝影，詩中運用很多蒙太奇的手法，例如：“一個漸漸暗去的天空／一個漸漸亮起來的街區／一個抽煙的男人在街對面／一個半醉的女人誇張的 greeting／一個牆角被一盞燈切割出天上與人間／一個陰一個陽／一個苗條的窗戶鏡框一般框出一副光影／一個淡若盤中 salad 的金黃色女人／一個餐館依然熱鬧著晚餐的時光／一個餐館椅子已經睡到餐桌上／一個書店兩個認真的收銀員／一個顧客拿一本書看看放下再翻翻／一個無家可歸者席地而睡”（〈一個人的週末〉）；“幾隻美國螞蟻／忙來忙去／圍繞我的一塊豆腐乳／一定沒有試過這種口味吧／Made in China／

／看著看著／便喜歡上它們／／如果是雌的／乾脆一起看晚霞吧／趁夕陽正紅／／如果是雄的／咱們就是兄弟了／趕快再搬幾塊腐乳／喚全村的螞蟻／一起過來／看今夜的流星雨”（〈幾隻螞蟻與我〉），將現實和巧思變作纖毫畢現的畫面，像是一齣短小的紀錄片。這些詩再加上以下這首〈關於那年六月北京的那些事〉，給稍微偏向於個人情感感受的《詩療》增加了社會生活的厚重：

我問 10 個 00 後
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
完全不知道有那麼回事

我再問 20 個 90 後
沒有一個人知道
完全不知道

30 個 80 後
沒有
沒有一個人

70 後呢

想了想還是不問了吧
萬一他們也說“不知道”
我都會懷疑
30 年前經歷的一切是不是錯覺

或者得助於他的專業習慣，詩人對事物的觀察非常細微，包括物象和心象，一切恍如置於顯微鏡下“世界上最近的距離／……／是一朵花香和另一朵花香之間的距離／……／是一片葉子顫抖和另一片顫抖之間的距離／……／是魚的眼淚和海的鹹味之間的距離／……／是你的眼神和我的呼吸之間的距離”（〈世界上最近的距離〉），這些細微、細緻、細膩的描寫在《詩療》第二卷《遇見你我》更為常見，例如：“……於肌與膚之間／唇與齒之間……”“……在眼與淚之間／情與慾之間／在呼與吸之間”（〈我和我之間〉）。卷二中多是“情與慾之間”、“愛與性之間”的作品，此類詩比其他的詩更難掌控不流於粗俗。但不管情也好慾也好，愛也罷性

也罷，乃是隱密私秘的，“重幃深下莫愁堂，臥後秘宵細細長。”，箇中滋味唯兩心可知，我們只能意會，不宜言傳。這裡先選一些“有味道”的句子供讀者欣賞：“淡淡的苦香／細嚼／一朵蓮緩緩地開”（〈總是先一半給〉）；“從你窗外到我窗外／月亮走了一整天／走著走著／居然瘦了一寸”（〈你送來月光 從地球的另一半〉）；“你說‘這麼多年你並不幸福啊？’／我說‘幸福幸福／只是提前寫了離別的憂傷！’”（〈幸福的日子 不寫詩〉）；“你們和眾星一起墜落”（〈天外之歌〉）；“有一個薄薄的靈魂”（〈孤獨者說〉）。

另外，〈性，就這樣成熟了〉好像是一篇自傳式的小說；〈愛，面面俱到〉談到的“睡姿 XY 染色體”，也許只有醫生方能有此聯想。上面提到詩人喜歡攝影，攝影和畫之間有一條通道，卷二有不少致畫家或題畫的詩引人遐想，像〈愛妳，千方百計〉：“妳喜歡拉小提琴／於是我天天畫小提琴／妳的腰身妳的臀／畫著畫著／有琴聲從畫布上飛起”；頗堪玩味的還有〈真相〉這首：“一滴水從鏤空的樓梯上掉下來／剛好滴到我睫毛上／／下樓女子的腳步聲／剛好落在睫毛打濕的瞬間／／擦肩而過／剛好看到她長睫毛閃著光／／打濕我的是兩滴／還是她剛好溢出來的秋水”。

第三卷《遇見漢字》，詩人說是以一個個漢字作素材來創作的，我們顧名思義或可猜想和引伸至“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的各個方面去。不過，說老實話，筆者個人並不喜歡這種命題式似的創作，除了受限於每個字（圖象）的本義、來歷，試圖以詩去解構並非好法子的理由外，它還是其他詩人或或多或少都有過類似創作卻很少成功的例子。當然，漢字字數很多，字形千變萬化，意義多重，每個詩人所擷取的不盡相同，陳聯松想必覺得從中激發出的奇思異想仍大有可為而為之。我讀到的不流於說明、俗套而富有創意的詩句有：“這‘勿’字一上心頭／就掉進忽然裡／忽然間／桃花籬笆蝴蝶四起”（〈忽〉）；“躺在春裡／我黑白的日

子剛好對折／／這樣的節奏／最適合與地球的另一半約會／／我白著你的黑／你黑著我的白”（〈分〉）；“若不是藏著海的記憶／茫茫人海／一粒風中的沙子／怎麼會找到你的眼睛”（〈沙〉）。至於下面這首〈飛〉，敘事豐富有感，相當詼諧有趣，便與“以漢字作素材”無多大關係了：

小時候以為有羽毛就可以飛
後來發現飛得高的都沒有羽毛

第一個飛機是姐姐做的
一張撫平的香菸盒就飛起來了
撒點煙灰在翅膀上
飛起來像極了噴氣式戰鬥機

後來哥哥做了一個風箏
舊報紙的新聞一下子飛上了天
風箏還粘著兩條大紅尾巴
一條寫著美帝國主義都是紙老虎
一條寫著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

再後來從首都機場飛越太平洋
第一次坐真的波音大客機
左邊挨著的是北京大學教英語的洋人
右邊坐著的是一個台灣商人
第一次聽別人稱普通話為國語

小時候以為有羽毛就可以飛
後來發現飛得高的都沒有羽毛

《新大陸詩刊》創辦至今三十年，認識詩人陳聯松也差不多這樣長的時間了，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我只知道他喜歡詩，也喜歡和詩人們在一起。詩刊早期的活動，只要他人在洛城，幾乎都不會錯過。但他沒提起，我也不知道他也在寫詩。直到他離開洛城多年，有一天又突然和我通了電話，並開始勤寄詩作給詩刊，我才知道他原來大學時期就已開始寫詩了。我常想，青春年少時候，舞文弄墨寫些文藝腔調的詩並不奇怪，但中年以後，依然孜孜不倦者，那就是一輩子的事了。而選擇寫詩，必須面對的，就是如何處理個體與世界的關係。詩，大多數時候從感性開始，但如何處理得好，無疑要有恰當的理性介入。這點

對像陳聯松和筆者有理科訓練的作者來說應當是有利的。我們利用想像、聲音、色彩、形象來感受世界萬物，又透過概念掌握、分辨認知、判斷分析的邏輯思維來向世界表達自我，一首一首的詩就這樣完成了。至於我們的詩在完成後，最終漂泊何處，則“只有時間知道”……。

去年年初陳聯松曾向我提起要出詩集的事，今年囿於疫情故，一直未見他再次提起，但我自己一拖再延的詩集竟後來居上於上月出版了。或許由於這個原因，他也下定決心不再延宕，承蒙不棄，要我為這三卷詩寫一篇序言，份屬老友，義不容辭，遂不嫌淺薄寫下這第一個讀者的讀後，是為序！

2020年7月24日洛城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並登上國際電腦網絡。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和詩的薪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兩位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年繳交同仁年費 US\$12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電郵聯繫：

nworldedit@hotmail.com

《詩療》後記：

我眼中的詩和詩人 A-Z

◎陳聯松

詩不是藥，但是詩可以讓詩人自癒，從精神病狀態中解脫出來。寫一首好詩，如果一氣呵成，那種愉悅堪比一次肉體的高潮，一次經歷小死的快樂。

詩不是科學，但有內在的律，這個律和心跳有關，和呼吸有關，順者昌，逆者亡。

詩不是音樂，但有內在的節奏，這節奏可急可緩，該停頓的時候會不自覺停下來，準備即將來臨的新的情緒。

詩不是哲學，哲學可以有詩意的表述，詩可以有哲學的思考。詩不搶佔其他思想的地盤，只專注詩自己的身體。

詩不是詩歌。詩被譜曲，唱成歌是歌是詞，好的歌詞有詩的韻味，去掉譜子也值得琢磨。好歌必須譜子好，但好歌不一定有好詞，很少會是一首好詩。

詩怕陳詞濫調，又不能刻意追求怪異，而是追求新的語言表達體驗。如果舊瓶配不上新酒，就是換瓶的時候了。語言在我們出生之前就生存了幾千年，有些字從來沒有也可能永遠不會出現在詩裡，而另外一些字可能在成千上萬的詩裡出現過成千上萬次。避免俗套是需要努力也是天賦。

詩不能似曾相識，免得有抄襲之嫌疑，明顯者甚至惹上官司。漢字提供了表達情感的無限可能性，漢語語法對詩的束縛已經被解，而韻腳早已被拋棄得無影無蹤。構建自己的語法系統和詞義是一個詩人獨特之所在。人類情感的共性，情感經驗上的雷同是人類相互理解的基石。用自己獨特的語言構建他人的情感世界是一件造福人類的事情，也是文化的一種貢獻。

口語化的詩不等於口語，就像油鹽醬醋鍋碗瓢盆，家家戶戶都差不多，但是每個人端上來的菜卻相去甚遠。這道理和唱歌不是歌唱，寫字不是書法，拍照不等於攝影一樣。

詩不是糖水，淺嚐就覺得很甜的是美文，美文與詩的區別是美文甜膩，而且一甜到底，毫不掩飾作者肚子裡美輪美奐的詞彙量。讀第一句便知道最後一句，像一杯攪勻的糖水，第一口和最後一口都是一樣的甜度。詩可甜可苦，可酸可辣。詩不澀不膩，澀是水果未熟過早入了口。膩是美味的東西太多，沒有節制的暴飲暴食，倒了胃口。

詩的語言忌諱延用預設的習慣性意義，詩人會給慣用的詞彙以新的功能，哪怕是解構既定的表達方式，最好也有些出其不意。但單純追求用詞的奇異，過了一些日子，連自己都不知所云，那就偏離了最初的目的。

詩是有趣的藝術，除了嚴肅。“趣”是一首詩的情商，在不同的詩中可見高下。讀一首有趣的詩，就像和一個有趣的靈魂溝通。寫一首有趣的詩是自娛自樂，寫一首無趣的詩是害人害己。

人類的情感並沒有進化出全新的情感體驗，人間無非那些雞毛蒜皮。詩不是相機，純記錄，而是讓雞毛蒜皮飛舞起來，而且每次飛起來有不一樣的效果。

人的聯想賦予他人可以接受新概念的的可能性。詩人應該借著詩的表達引領語法和語言的走向，而不是隨世俗文化的潮流亦步亦趨。這不是詩的使命，而是詩稱之為詩以後的結果。

詩不是完美的時候才成為語言的藝術，文字表達的組合一直有反覆推敲的空間，但是一首詩的詩意應該是清醒的自覺的和完整的。詩意如同呼吸，沒有呼吸到一半就停止的呼吸，那是憋氣。詩沒有了詩意，便沒有活下去的可能。

詩不接受教化的功能，但詩自有詩品，和人一樣，有品沒品，不是裝出來的。裝出來的不是品，是作。

詩不歌功頌德，詩人的自覺性和堅定性在面對美好事物時會情不自禁地不吝惜讚美。而不是履行被強制賦予的歌功頌德的社會責任。

詩有時代性，就像人有時代性一樣。現在的語境和環境與宋詞盛行的時代相去甚遠，如果詩人真的有宋詞的心境，新人寫舊詞未嘗不可。可惜很多時候，新詞毫無新意。為賦新詞強說愁的嫌疑太重。

詩意無處不在，詩可能盛開在一朵凋謝的玫瑰花上，也可能安靜呼吸在兩隻熟睡的貓身上。在春天的空氣裡，也在所愛之人的舉手投足間。

詩的靈感說來就來，說走就走，由不得你。冥思苦想很難獲得靈感，但靈感會在你放飛的時候和你一起飛翔。

詩可譯又不可譯，可翻譯的是詩意，不可翻譯的是文字長成的樣子，這樣子決定了詩的形態學結構和由此帶來的不同視覺感受。每個字的樣子就像人的不同器官，一首好詩就是所有的字都恰到好處，像是長得無可挑剔的美人。字的樣子體現在字的溫度，色調，質感，硬度和輕重等特質上。有時候一首溫柔的詩突然冒出一個鏗鏘有力的字，讀起來會打牙，聽起來也不順耳。

詩人不是一種職業，以寫詩為業，那是個人選擇。作為社會分工系統，不應該有職業詩人這樣的工作崗位，更不應該有國家一級詩人之說，享受國家特殊津貼。詩人不是政府的機器，甚至都不是詩人自身的機器。機器的最大特徵就是只要電，不需要靈感。寫詩是自發的，隨時隨地的，不需要正襟危坐，無法坐班打卡，沒有利益所圖，除了情詩在愛情中的陰謀和迷惑。

社會不應該熱衷於設立名目繁多的詩賽。比賽和發獎是人類獨有的集體活動。偉大的藝術從來不是比出來的，它的界定和確認只

以時間的長河為座標。沒有經過時間淘汰的東西，比來比去都是畫地為牢的意淫。詩朗誦會不一樣，那是以聲音和空氣為媒體，以耳朵為感動器的傳播活動，是某種意義上的再創作。也是一種最原始型態的信息傳播手段，就像給小孩講故事，好的故事可以激發他們想像力。

寫既定的主題詩是一種語言的群眾運動，很難進入詩意的創作，更不是靈感催生的作品。當下四處流行的群創作，群發表，猶如攝影組團的行為，對初學者也許是一次學習和溝通的機會，但是那樣交出來的是課堂作業，談不上是作品。

寫詩學習班會傳授一些文字的運用技巧，和教授編程一樣。但是技巧本身不能把文字變成詩，更不能賦予詩以生命。和作愛一樣，技巧固然重要，但沒有愛和激情的技巧只是機械的物理運動。

當寫詩成為一種時髦，一定會成為交易，當交易有利可圖，就會滋生潛規則。當潛規則盛行，詩便淪落為罪惡之花和罪惡之花結的罪惡之果，而詩人也互餵這樣的惡果，成為販賣罪惡的原兇和幫兇。

詩的生命是詩人賜予的，卻活在讀者心裡。當一個時代寫詩的人多過讀詩的人，很多詩注定沒有活過就已經死了。最後感謝美國《新大陸詩刊》主編，著名詩人陳銘華先生的推薦和百忙中為我的詩集作序。也感謝生命中經歷過大大小小的，人和物。沒有這些經歷，靈感不會如空穴之風造訪我。

生命至此，甚美。For You

7/11/2020，加州北灣

我結識洪君植的時間並不長，兩三年吧。但對洪君植的判斷則是：一個會有更多更好作品出現的詩人。我讀他的這本詩集後不是有太多的驚訝來尋找誇獎的詞彙，但我讀出了不少正在字裡行間生長的方向性的苗頭，所謂苗頭，就是指有機會生長出來的更好的詩。譬如：48頁的第45段結尾“東方紅，太陽升，是老婆來電”。經歷過中國那個年代的人對此太熟悉了，而他帶著這種記憶，筆鋒一轉，是老婆來電。從這裡我看出了他有處理所經歷過的歷史事物與當前生活相結合的詼諧的調侃能力。他作為神學家，後來又懷疑自己的這個信仰，證明了他不掩飾自己改變認知的勇氣，而且這種懷疑不受物質利益影響、不受體制或其他勢力的脅迫，這是獨立知識分子應該有的敢於推翻自己重新建造自己的能力。接下來還有第57頁的第54段，這一段很強大地攤開了他對紐約也是美國社會中存在的的天不公和新移民的遭遇的認知，這種譴責是對這個所謂自由體制的責問，也是對自己是否能承受這種不公的責問。

這一段我有一個建議，我認為最後一行應該改成小眾媒體，而不是三流媒體，敢於刊登呼籲的媒體再小，也是正義感層面上的一流媒體。可能洪君植這裡指的是媒體的發行量和影響力吧。第58頁的第55段是大家一看就能會心一笑的處理，這也是小洪的一個很具口語詩標準的強項吧！第59頁的第56段，是有童趣的處理，主要是閱讀時在我腦中出現了畫面：

一隻狗跳起來咬下一口懸在空中的月餅，把它叨回家去給了一個行動不便的老奶奶……

我也是一個很多年在國外飄來飄去的人，但我覺得人類的日常生活並沒有故鄉和他鄉之分，不過，每個人劃分給日常生活的時間各有不同，我看見了一個不太注意日常細節的洪君植，因為他分配給日常生活的時間比一般人少了很多，他拿這些時間去幹了什麼呢？去賄賂詩了，因為詩不認錢和紅包、不認物質禮品和權力機構，它只認你擁有的生活激情和投入的時間，這兩樣東西他都有，他編輯各類詩集、把漢語翻譯到韓語，還組隊參加韓國那邊的交流活動，反正把他身上的詩資源全用去了。而這本書正是他把自己的經歷用詩句翻譯出來的又一個紐約。

小洪身上的一些精神抑鬱我不太想當眾說，因為如何克服新移民處境裡的困難是移民醫學界的特殊科目。而我也是病人，我的體會是除了不要沉溺於上癮的各種麻醉品和過份地借酒澆愁外，也不要依賴什麼抗抑鬱的藥物，我覺得詩寫作或者閱讀詩都是良方。時間關係，我就不展開了，也因為我們在法拉盛有了華人的詩歌節，這類活動將越辦越多。

2018.5.24

後斯大林時代的蘇聯詩人沃茲涅先斯基（Andrey Andreyevich Voznesensky）於1933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科學家的家庭裡，曾祖父是一名東正教祭司。沃氏可能是最傑出的蘇維埃先鋒派詩人和作家之一，與葉甫圖申科一起受到俄國青年崇拜的兩個偶像。他在極有教養和世故的家族中長大，青年時仰慕兩個歐美偉大的建築師——美國的賴特（Frank L. Wright）和瑞士旅法的勒·孔比西爾（Le Corbusier），喜歡好萊塢明星夢露。沃氏在1957年畢業於建築學院，可是作為帕斯捷爾納克、馬雅可夫斯基和茨維塔耶娃的信徒，畢業後翌年馬上寫作發表，是一個革新式的超現實主義者，向所有公認的詩作形式挑戰。沃氏從帕氏學到的技巧和在其鼓勵下的詩作使讀者們大為吃驚，並在以後幾年中成為俄青年詩人的榜樣及導師。

詩人向來在俄國是被重視的，50年代末至斯大林時代和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乃至柯西金時代。蘇聯詩人帶起生機的文藝復興朗誦會流行，每次聽眾多達數千。在街頭或體育館，沃氏和葉氏兩大詩人與及葉氏妻子阿赫瑪杜琳娜一起成了詩的明星。

蘇維埃官方一向是反對現代文學的，尤其是在1963年，認為他們從事過份實驗性風格，遭到當權人士譴責，他們和其他脫離官方讚許方式的詩人受到官方長期的批判。他們在真理報（Pravda）公開認錯後得到一些諒解。沃氏的批評主要爭取藝術自由而不問政治，但涉及受拘束的精神。

沃氏的早期重要作品有《大師》（Mastery, 1959）、《鑲嵌工藝》（Mozaika, 1960）、《三角梨》和《拋物線》（Parabola, 1961）等詩集，都是以大膽的形式把激情與智慧用詞揉在一起使閱者吃驚：“命運像一枚火箭，射出後呈拋物線狀；它通常處在黑暗之中，很少凌駕在彩虹之上……每個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深求自己的真理，蠕蟲穿過縫隙，人則沿拋物線；藝術、愛情、歷史都在拋

物線的軌道上飛行。”以上說明沃氏是一個受了美國的高速實用主義的影響，崇拜動力的速度，他並說詩是沒有極限的，創作永遠是開始。他寫道“我在新大陸發現了幾個美國，還有我自己和我的塑像與及我的煉金術的器皿與一個氣的蒸餾器。”

沃氏在俄羅斯的一個古老城市弗拉基米爾（Vladimir）度過童年，1941年移居烏拉爾山區的庫爾幹（Kurgan），他的工程師父親參加列寧格勒的撤退工作，在過渡戰爭中的心靈影響反映在他的詩作中。他還保存著父親給他的幾幅弋雅描寫戰爭的畫複印片。沃氏以一系列有力的隱喻在他一首有名的詩〈弋雅〉（Goya）表達了戰爭的恐怖與殘酷。

〈阿喀琉斯的心〉（Achilles' Heart, 1963）和〈自畫像〉（Self Portrait）是描繪詩人自己在備受蘇維埃批判時的痛苦與憤怒。沃氏是個渴望自由的鬥士，1978年寫的〈誘惑〉和1974年的〈把鳥兒放走〉，這個隱喻也是中國海外詩人非馬用來描繪海外華人在寄人籬下的生活對“自由”的看法。

經過了黃金時代和革命後的白銀時代，俄人離鄉背井，移居世界各國，在這股巨大的人潮中，也有大批詩人和知識份子，在文化上影響了世界。突出者有納鮑科夫、蒲寧、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茨維塔耶娃、庫普林等。特別是音樂家，有斯特拉文斯基和拉赫曼尼諾夫，他們抱著青銅騎士的精神，高舉科學和原子時代的興趣，如索爾仁尼琴、薩哈羅夫及勃羅德斯基。就他被加予懶漢和寄生蟲卡夫卡式的判決。那些青銅騎士流亡者間，只有很少一部份是猶太人。在擺前的詩人背後有畫家、芭蕾舞藝術家如魯什尼科夫和巴諾。蘇俄體解後，對西方不滿而返俄者則有索爾仁尼琴。

1966年，沃氏在美國紐約市朗誦會中迷亂了很多位西方重量級詩人，贏得了很了不起的形象。羅伯特·布萊說他是一個表演者，真正的現代西伯利亞來

的巫師，奧登認為他才是詩人的總帥，深入榮格心理學的羅伯特·洛厄爾說所有沃氏的作品皆是描繪一個永恆的女性（Anima）及談情說愛（Eros）。

80年代的文學注重宗教和神秘主義，皆曾深受沃氏的影響。有托爾斯塔娃的代表作及90年代，俄國讀者對大自然產生濃厚的興趣和更濃厚的個人主義。他的較為晚期的作品有長詩《三角梨》（1962）及《反世界》（Anti-world, 1978）、《維索斯基的綽號》（Epitaph for Vysotsky, 1981）。沃氏難得發表政治聲明，他只把他個人的革命熱情傾在研究語言方面，但是他曾在《一首詩的序言》（1967）中猛烈攻擊中國人，並強調保衛西方免於遭東方侵略俄羅斯。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思想，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詩刊，不設稿酬，亦不退稿。來稿一經刊出，美國國內將致贈該期印刷本一冊，美國國外則寄贈PDF電子版。本刊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電腦打字或騰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編輯部電郵：

nworldedit@hotmail.com

編輯筆記

這一期出版後，新大陸已走過了整整 30 年，為詩正名的呼籲也已二十多年矣！編者回顧三省，收效甚微，開罪詩人甚多。然而詩畢竟是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精神文明之一，體現人類智慧、道德的一種高質藝術。在中華民族的詩史裡，詩本來就海闊天空、包羅萬象，而發展到今天廣義的現代詩，押不押韻、分不分行都變得次要，重要的只是詩就必須有詩的元素，有詩的美學價值。至於要用口頭的言語或用散文的文字作為工具，把詩寫好的道理並無二致。但是，如果詩等於詩歌，如果詩人時時時詩歌，如果詩人詩歌得不亦樂乎時又突然不可避免地說一句詩，那詩將不成詩，詩歌也將不成詩歌，兩者皆不可能有什麼成就，更遑論對人類藝術有所貢獻！那麼請讓我們平心靜氣地換一個角度來看問題：詩為什麼一定要和詩歌混同？詩歌難道不可以是一種新的文學體裁？主張詩仍然向歌的，認為詩必得琅琅上口的，堅持因詩和歌同源而稱詩歌的，乃至像編者這樣執著於詩是詩歌是歌者的思想都得到解放……在今天這個分工細緻的社會、大師輩出的時代，將詩和詩歌分家，還有幾個好處，那就是人類社會多了一個寶座，多了一位開宗立派的大師，也多了一種毋需音樂訓練、非歌非詩毋需曲譜、識字即可為之的娛樂，創作者更堂而皇之得到了“詩歌人”的冠冕！

趁《新大陸》創刊 30 週年之際，我們於今年 6 月 5 日正式推出的微信公眾號，每日或隔日或不定期重點選發創刊至今的文章和譯詩，由詩人蘇拉負責編輯，請大家掃描封面內或封面底的二維碼關注、閱讀，並留言參加討論。

本刊網站 newworldpoetry.com 備有每期詩刊的電子版，歡迎詩友們前往瀏覽、免費下載。

由於美國郵費連年暴漲，本刊經費短缺，除訂閱及與本刊有交流的刊物外，已不再寄贈印刷本給美國境外的作者，而改以電郵寄贈電子版。不得已處請大家原諒！至於有長期電郵電子版服務需要者，請電郵本刊郵箱 nworldedit@hotmail.com 索取。

詩訊

台灣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將於今年 11 月 7 日舉辦《島嶼之外——金馬詩畫中越文選集》新書發表暨畫展開幕儀式。該書集結了 10 位著名金馬詩人：鄭愁予、許水富、牧羊女、張國治、蔡振念、王婷、翁翁、吳鈞堯、謝昭華、劉梅玉與五位畫家：董皓、楊樹森、黃世團、李若梅、曹楷智的詩畫作品，由詩人余佺耕作越文翻譯。

由詩人嚴力 1987 年在紐約創辦、於 2000 年停刊的《一行》詩刊，經於今年 7 月 20 日更名《紐約一行》正式復刊出版半年刊紙本書。同步復刊的還有微信平台半月刊，網址 https://mp.weixin.qq.com/s/_Nerbwv3-43ixke2j432eQ。

詩人秀陶生前歷時數十年潛心鑽研推敲精譯、涵蓋詩人里爾克主要作品和名篇的《最好的里爾克》一書經於九月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京東及各大網站有售。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2 溫柔	詩集	心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波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等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貝	售完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水	售完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售完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揮	售完	\$6.00
20 我的飛天	詩集	王露秋	售完	\$6.00
21 我欲挽春留不住	詩集	吳懷楚	售完	\$8.00
22 聽雁扣絃集	詩集	周正光	售完	\$8.00
23 女兒入籍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24 天上人間	文集	郭揮	售完	\$8.00
25 死與美	詩集	秀陶	售完	\$25.00
26 天梯	詩集	陳銘華	售完	\$8.00
27 三釘記	詩文集	千瀑	已出版	\$8.00
28 水字	詩集	張耳	已出版	\$8.00
29 九月的歌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0.00
30 我的複製品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1 悠悠流水	詩集	揚子	售完	\$8.00
32 上世紀最後 de 對白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8.00
33 白雲一片去悠悠	文集	遠方	已出版	\$13.00
34 防腐劑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8.00
35 分身術	詩集	明迪	已出版	\$10.00
36 雲雨情 (中文版)	小說	逸韻	已出版	\$14.95
37 寄居蟹	詩集	遠方	已出版	\$12.00
38 明日又天涯	小說	吳懷楚	已出版	\$20.00
39 秋窗 (Autumn Windows)	英文詩集	非馬	已出版	\$10.50
40 散文詩五論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10.00
41 詩療卷一：遇見天地	詩集	陳聯松	印刷中	
42 詩療卷二：遇見你我	詩集	陳聯松	印刷中	
43 詩療卷三：遇見漢字	詩集	陳聯松	印刷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空郵郵費\$2.00，國外\$4.50。寄：
329 La Paloma Ave., Alhambra, CA 91801, U. S. A.

◎ 新大陸詩刊 —— 美洲唯一定期出版、創刊三十年的華文現代詩刊 ◎

◎ 珍惜資源 · 保存心血 · 閱後如不欲保存，請轉送他人 ◎



請掃描二維碼關注新大陸